

根本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六

竟

C40
4514
111

C40-4514



B 64853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以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一

總攝頌曰

初緣獸索迦 內身等行殺 毒害起屍鬼

後論浴室事

別攝頌曰

獸索迦波洛 善語及吉祥 鉢衣并墮胎

• 長者鹿梵志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

中有二苾芻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親共爲交友彼於異時波洛迦染患馱索迦爲看病人時波洛迦忽於夜中大聲啼泣馱索迦問曰具壽何意啼泣報言我患飢渴所逼馱索迦報曰具壽於出家法當可抑之假令有食無授與人況復今時無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飢渴馱索迦曰具壽且嚼齒木我問醫人至醫人處報云賢首今有少年忽嬰時患彼所宜者當爲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彼之苾芻應與如是如是藥時波洛迦於馱索迦去後便從牀起整衣服著革屣取君持執齒木出門外澡漱已

有餘苾芻問曰具壽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泣報言我極飢渴問言我有水粥何不噉之答言極善我今須噉旣噉足已復有苾芻問言具壽我今有乳酪粥餅及肉羹何不食之報言欲得卽便就房貪餐食之遂便太飽側脇而臥時馱索迦問醫人已疾疾而還醫所說藥兼亦持至告言具壽波洛迦宜可起嚼齒木報言已了馱索迦言善好卽爲作壇揩拭銅器喚起可食護彼意故卽便起坐時馱索迦令人持食而授與之取兩三匙食而便臥馱索迦曰具壽何意不食報言我情不欲告言汝於通夜極相惱亂啼哭

稱飢今我與食而云不欲汝於今者定死不疑時餘
苾芻報言具壽駄索迦無勞見逼已於我處噉水乳
酪粥薄餅及肉並皆飽足駄索迦問波洛迦曰具壽
汝實餐噉美飲食耶即便徐徐緩聲愧而言曰我已
噉訖時駄索迦便告之曰我爲汝故衣鉢罄盡廢修
善業而爲給侍汝自於身不善將慎寧噉毒藥不應
如是餐所忌食時波洛迦聞此語已深懷愧耻便作
是念同梵行者善哉此言責及於我乃至寧噉毒藥
不餐忌物我今實可服於毒藥卽從座起於雜藥囊
中檢得毒藥遂便噉之藥發瞋眩幾將欲死兩眼翻

戴口中嘔沫啼泣唱言駄索迦我死我死時駄索迦
聞已驚怖而至問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啼泣
耶波洛迦曰聞汝爲我求藥辛苦不自將慎寧服毒
藥不應如是噉所忌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爲我劬
勞不能自慎我今當可服其毒藥遂於囊中檢見毒
藥卽便噉之時駄索迦聞是語已悲淚盈目而告之
曰具壽汝今何故作不善事卽便疾走往問醫人其
藥毒烈勢不可持遂便命過時駄索迦醫處得藥馳
走而還見波洛迦命已終沒便生追悔作如是念豈
非我今是勸死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

佛告諸苾芻彼馱索迦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病人前作如是言說令彼病者聞已求死若作是語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然而世尊尚未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善語一名吉祥情義相得共爲親友善語苾芻捨畋獵出家吉祥苾芻捨長者出家有二童子是善語外甥父母俱亡流離巡歷至逝多林門外而住是時善語出門遇見審觀顏貌知是宿親卽便告曰汝之父母今在何處童子答曰並已身亡善語聞已不覺流

淚時諸苾芻見而問曰此二童子是何人耶答曰是我外甥苾芻告曰旣是舅親何不收養答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況復於他而能存養苾芻告曰令此二子供給苾芻樹葉華果及以齒木苾芻當與鉢中餘食令得充濟時善語聞已卽便收養是二童子稟性恭勤善爲給侍爲諸苾芻取樹葉華果及供齒木時諸苾芻惠以餘食并給衣資旣經多時年漸長大容貌充滿曾於一時在寺門前遊戲而住有餘親屬手執弓箭於逝多林前逐鹿而過問童子曰汝等何緣得住於此童子報曰我舅於此釋子中出家我依而

住獵人告曰汝舅爲人不自存活於釋子中而求出家汝等豈復不存活耶應可立志習其父業童子卽便報親屬曰舅於我等實有深恩今可詣彼諮決其事便往舅所白言聖者我今奉辭欲習父業舅卽報曰我以信施養汝二人云何於今還修惡行二子白曰設令頂繫金鬘我尚須棄孰能捨置祖父業乎遂不用舅言俱捨而去作畋獵事以自活命後時吉祥身嬰重患善語爲看病人于時吉祥爲病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衆惡天堂解脫如隔輕幔今宜捨棄苦所依身當生勝處復作是念我今苦逼誰

當行殺斷我命耶遂憶善語有二外甥稟性麤暴彼能殺我何假餘人作是念已告善語曰具壽仁之外甥今在何處報曰彼二名字我不喜聞皆以信施而爲存養彼於今時俱行惡業同其祖父爲捕獵事斷諸生命以自存活吉祥曰勿於彼二生嫌恨心然彼二子在迦多林乃至蜺蟲未曾見害惡人勸誘今爲殺業仁今特宜於彼惡黨勸令捨離仁行出外我病獨居更無餘人能相供侍仁若見者可喚將來令看侍我是時善語出行乞食便見二子販肉屠肆外甥見舅俱來禮足善語于時恨而告曰我與汝等是何

親屬答言是舅彼具壽吉祥復是何親答曰彼亦是舅便告之曰自汝去後彼嬰疾患曾不重來暫與相見答言我實不知今卽往看欲何所作報言彼有教者汝當爲作語已而去時彼二子便詣吉祥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吉祥見已告二子曰聖者善語與汝何親答言是舅我今與汝復是何親答亦是舅吉祥告言我比嬰患汝曾不來暫看於我答言阿舅我實不知纔始聞說我等卽至吉祥告曰汝等願我生天堂不答言願生告言若如是者我向何方豐樂之所天堂解脫如隔輕幔我願捨棄苦所依身當生樂處汝

今宜可斷我命根彼便答言何有是事假使餘人來害舅者我當殺彼寧容我等共斷舅命告曰善語豈不已告汝等彼有教者汝當爲作報曰聞說若聞說者宜相用語語與我斷此煩惱命根彼時二子共相議曰豈非我舅先有籌量故喚我來作如是事時二子中一極麤獷卽持利刀割斷喉命便以白氎通覆死屍時善語還而告之曰汝等看守病人豈得令睡答言阿舅此舅今睡更無起期善語聞說驚恠異常便自思曰我今宜應更審尋問是時二子具述事緣是時善語心生惶怖便去白氎見其被殺心卽追悔豈

非我是求持刀者斷他命耶時彼善語親愛別離轉增悔恨具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令無智人爲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出外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令病者非理損害墮水火食諸毒持刀斧墮崖壑或陞高樹食所忌食皆應遮止無令因此而致傷害若苾芻令無智人瞻視病者又不善教棄而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所用之鉢色壞有孔餘苾芻告言具壽汝所用鉢有孔色

壞何不熏治報曰若熏治者多有所須瓦籠牛糞及油麻滓等苾芻告言具壽汝若無鉢豈得存耶報曰我無鉢者寧復得存然於其處有一苾芻身嬰重患不久命終彼有一鉢光淨圓好堪得受用彼若死者我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爲鉢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慙恥復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卽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爲鉢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持其鉢當如眼睛應綴者綴應熏者熏若苾芻

有鉢應合熏綴而不爲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僧伽
胝衣破弊塵垢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僧伽胝破弊
塵垢何不浣滌縫治報曰若修補者多有所須柴薪
涂汁針線盆等苾芻告曰汝若無衣得存濟耶答言
我若無衣寧得存濟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重病
不久命終彼有僧伽胝衣新滌赤色堪得受用我當
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爲衣故生此極惡旃
茶羅心彼聞慙恥便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

犯罪耶卽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
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爲衣生
此極惡旃茶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
惜衣服當如身皮應浣滌縫治者當隨事作若不作
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
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於同類族娶女爲妻未久
之間婦便懷妊經於九月遂誕一男色相端嚴人所
樂見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
今者欲作何名衆人議曰此是長者勝軍之子應與

立字名曰大軍未經多時復生一子顏貌奇特倍勝於兄人相圓滿乃至廣說如前詳議大軍之弟名曰小軍後時勝軍其妻亡沒禮送林野以火焚之日月既淹憂懷漸捨便自思惟我更娶妻恐惱二子大軍成立即爲娶妻長者不久便遭衰疾雖加藥物羸頓日增慰喻二子而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語已即便命終備具凶儀焚之郊外大軍爲父廣修福業自念慈父在日供我衣資今旣身亡宜自

求覓無墜家業我今應可持諸財貨往詣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軍曰弟今知不慈父在日衣食無乏棄背之後須自營求汝宜在家勤心檢校我欲求利暫往他方隨有所得以存生計弟答兄曰善哉是時大軍多齎貨物往詣他方凡所經求無不諧偶書報弟曰我甚安隱多獲利財汝宜歡慰善知家業因貪利故更詣遠方後於異時重以書報如有頌曰由貪故求利 得利轉生貪 應作不應作 爲貪皆忘失

展轉求利遠趣邊方經歷多年音信無繼其大軍婦

豐衣美食欲念便生卽於小軍現姪淙相小軍不許
欲念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軍聞之掩耳告曰勿作
此言長嫂如母女人情僞不學而知遂著弊衣歸父
母舍現憂惱相臥麤惡牀母及家人俱告之曰有何
憂苦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可不共知我被欲心
之所纏逼母以種種方便而誨喻之然於弊牀寢臥
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應爲我求別丈夫
其母俛仰而告之曰汝之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
答言我已苦求彼不相許母便告曰汝豈不見諸餘
婦人夫婿遠行專守貞操汝今何意獨懷憂苦報曰

彼之夫主時有信來可有希望我夫信絕定是身亡
母雖勸誘仍臥不起復白母曰且置餘語宜可爲我
求覓丈夫若違我情必私逃竄二家門族招大惡聲
于時父母宗親共相議曰觀此女意鄙見不移宜應
具諸飲食以命小軍小軍蒙召便來赴席食已告小
軍曰今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長嫂爲欲所逼可留
心眷納勿使私奔小軍聞已便自思惟此嫂幼年來
入我舍無宜輒遣別適異人又恐二家惡聲彰露作
是念已開意相從便共歸家以備妻室同居未久遂
便有娠女伴見恠而問之曰汝腹是何從何而得報

曰我從夫去決志孀居汝等何因妄相點汙復有親
密女人私相謂曰汝雖欲掩相貌已彰遂報有娠問
言誰許答是小軍女件告曰若是小郎此復何過腹
既漸大兄有書來報小軍曰我此興易遂至遠方所
有經求悉皆遂意汝勿憂惱不久當還小軍聞已深
生悔恨私自念曰我憶大兄如旱思雨久絕音信身
復不來我本無心作斯惡行鄙事彰露方始言歸世
有言曰怨家之重無越侵妻兄來若知必害於我今
宜逃避竄跡遠方又更思量家鄉難捨今勝光王以
釋迦子同王太子自在無礙我當就彼而爲出家兄

縱迴還欲何所作即便詣彼逝多林中就一苾芻白
言聖者我欲出家願垂矜許答曰財命非久能捨出
家斯爲甚善遂與剃髮令服法衣并受圓具略教儀
式告言賢首鹿不養鹿相濟極難室羅伐城其處寬
廣汝宜乞食以自資身小軍曰言鄔波駄耶我今奉
教卽於晨旦執持衣鉢入城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遙
見椎膺告曰小軍何意棄我出家報曰勿爲此語爾
豈不知我憶大兄如旱思雨書信既絕身復不來我
遂與汝作斯惡事兄來定知必害於我彼便報曰仁
欲自免我復如何小軍曰我被他逼元無本心汝爲

欲纏自當勉力言已捨去是時小軍有舊親識先解
醫方詣其本家問小軍所在其妻報曰我被欺辱棄
我出家問曰何在答曰在逝多林沙門住處如不信
者可往尋求依言往求見苾芻衆形服相似不知誰
是小軍詢問苾芻小軍何在時有苾芻指示其處亦
旣見已問小軍曰何不相語來此出家答曰不應責
我輒爾出家具述兄書兼陳已過事不獲已而作沙
門友人報曰我本解醫頗練方藥若懷胎者有藥能
銷小軍聞之默然而住時彼知識卽爲合藥令女送
去與小軍婦屬曰此之散藥是小軍苾芻遣我送來

暖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告婦聞取藥
依教服之胎便墮落無妊娠相人共覺知諸女問曰
胎今何在報曰我先已言夫瘠行後孀居守志勿以
惡事來相塵點時親密女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
軍許何因今日云我先無答曰從彼而來還從彼去
又問如何答曰小軍與我毒藥服已胎銷諸女相告
各起譏嫌諸釋迦子能爲惡事非真沙門與人毒藥
令彼墮胎此之惡聲徧滿城邑皆云小軍苾芻作斯
罪業諸苾芻聞便往白佛佛告小軍汝豈實作如是
事耶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隨喜爾時世尊告諸苾芻

由彼小軍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如是事
心生隨喜若隨喜者得越法罪不久之間大軍得利
歡喜而還去城不遠且暫停住凡世間人聞善助喜
見惡相憂有人報彼婦人大軍來到財利豐盈應生
歡喜婦人巧詐不學而知既聞此言心甚憂懼著麤
弊服臥在惡牀時彼大軍旣入城已於鄺肆處安置
貨物卽便還家見其所居無吉祥相問僕使曰家主
在何答云在室中臥聞已往就告言賢首汝聞我來
豈不欣慶答言今聞仁至實生歡喜但仁所留小軍
令守護我彼便壞我問曰何爲答曰小軍非理強見

凌逼大軍報云彼不欺汝是欺於我汝宜速起我能
治之小軍今何所在答曰聞君將至私走出家問在
何處在逝多林釋子之處報其妻曰彼處豈是施無
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時有別人往告之曰小軍
知不爾兄來至問曰兄有何言報言汝兄作如是語
彼逝多林豈是施無畏城我當以苦法治罰時弟聞
已生大憂怖作如是念我由懼彼而來出家豈於此
處還遭被害雖知苾芻同王太子無有障礙然我有
過若來相見必害於我我今宜應逃避而去是時小
軍作是念已便白師曰鄺波駄耶我由怖彼而求出

家聞彼欲來苦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人自言彼是我兄今從遠來擬相屠害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無畏城當以苦法而欲治我雖知國法同王太子安隱無礙然我有過必害於我今宜避去其師告曰汝欲何之小軍曰我今欲詣王舍城師曰彼處有我知識苾芻可齎我書投彼而住必以恩慈護念於汝自言甚善時彼親教卽便作書與彼苾芻曰此之小軍是我弟子今欲往彼遠相投寄仁可流恩願垂覆護令安樂住時彼小軍旣得書已禮師而出左右顧瞻情懷怖懼漸次而進到王舍城訪彼苾芻見已禮足

以親教書而授於彼時彼苾芻披讀書已告言善來具壽我如汝舊師汝如我弟子宜於我邊受學佛法汝有所須衣鉢絡囊水羅條帶我皆資給令無闕乏然世尊說苾芻有二種所應作事所謂禪思讀誦汝今樂何白言我樂靜慮答言甚善依法而教時彼便往至寒林中棄屍之處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涂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搗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蔽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諸有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後於異時大軍

律
相之計一七六
往詣逝多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此城長者之
子名曰小軍於此出家不答言有與汝何親曰是弟
今在何處彼已遠去詣王舍城時彼大軍禮足而去
便作是念設令往彼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當至彼
以法治罰大軍卽多齎路糧到王舍城往竹林中問
諸苾芻曰聖者頗有室羅伐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
先已出家來至此不報言彼與汝何親答言是弟又
問今在何處在寒林中棄屍之處聞已卽往而彼林
內多有苾芻同修梵行大軍與弟離別旣久有昧形
容於衆人中卒未能識良久細察方始識知大軍思

念彼若識我必起害心應且潛形別爲謀計便出林
中四顧而望見有獵人執持弓箭欲求禽獸就而問
曰仁今執持弓箭欲何所爲獵者報言我欲畋遊問
曰汝之所獲得利多少答曰或時得利或不得利問
曰如若得利其數幾何答曰可得五六金錢卽便報
曰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能爲我殺一怨家苾芻不
時彼獵人由貪利故便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諸苾芻
國王恩許事同太子自在無礙我於朝夕常此往來
若殺苾芻我之妻孥必當獄死又念我於晝日曾入
此林心生恐怖身毛皆豎此諸大德無間晝夜常在

此林得安隱住豈非成辦殊勝行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椒不知生處我旣得物可反殺之卽便彎弓形如吒字殼以毒箭洞貫心胷旣遭苦毒便起惡心今此獵人反害我者必是小軍先爲謀計我今雖死於當生處警告小軍發惡願已卽便捨命遂於小軍門樞之下而作毒蛇雖阿羅漢若不預觀不知其事是時小軍因開門扇碾殺其蛇毒心不息後受蛇身於門上樞同前碾殺於牀脚下復作毒蛇如是四返於牀脚下皆被壓殺其蛇每死轉更受生身漸微細毒心增甚後於異時在衣笥間受毒蛇身是時小軍獨於

靜室默然而坐是時毒蛇由宿怨心擲墮身上以毒螫彼是時小軍遂便大叫告諸苾芻具壽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箸長四寸許墮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來共捉我身昇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具壽舍利子去此不遠於一樹下宴坐思惟聞彼叫聲卽便往就問小軍曰我不見汝顏容有異何故汝今作如是說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箸長四寸許墮我身上汝等俱來共捉我身昇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小軍白舍利子言大德若於眼耳鼻舌

身意有我我所於色聲香味觸法有我我所於地水火風空識有我我所於色受想行識有我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諸根容色變異大德我今不然於諸根境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使我今容色變異大德舍利子我於長夜所有我我所我慢執著隨眠煩惱已知已斷永拔根栽如斷多羅樹頭不復增長於未來世不復更生豈使我今容色變異時具壽舍利子與衆多苾芻共昇小軍而出房外纔昇出已小軍之身百片潰爛如把砂塵開手便散是時尊者舍利子說伽陀曰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衆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毒器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死時無恐懼	猶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以智觀世間
猶如於草木	所作事已辦	不住於生死
於諸後有中	其身不相續	

爾時小軍旣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諸苾芻收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住白言世尊小軍苾芻毒地墮身猛熾可畏如細鐵箸長四寸

許整以害毒其身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曰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爾之時誦此伽他及禁呪者不爲蛇毒之所中害身不潰裂散若塵砂時舍利子請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呪唯願世尊爲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爾時世尊爲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

我於持國主 及曷羅末泥 緝婆金跋羅
咸悉生慈念 喬答摩醜目 難陀小難陀
無足二足等 亦起於慈念 於一切諸龍
依水而居者 行住有情類 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衆 神鬼及傍生 咸皆獲利安
無病常歡喜 所見皆賢善 不遇諸怨惡
我悉興慈念 毒害勿相侵 我於崖谷險
一切處遊行 齧毒及害毒 常勿相忤嫉
世尊大慈父 所有真實言 我說佛語故
諸毒勿侵我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佛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法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爲世間大毒 由僧真實力
諸毒自銷亡 滅除諸毒害 擁護而攝受

佛除一切毒 地害汝銷亡

怛姪他庵 敦鼻麗 敦鼻麗 敦薛 鉢利 敦

薛 捺帝蘇捺帝 雞捺帝 牟奈裏 蘇牟奈裏

彈帝尼 擺雞世 遮盧計薛 咄毗盈具麗

莎訶

佛告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時若自若他說此伽陀
及神呪者必免毒虵之所侵害不令其身潰爛分裂
如把塵砂開手皆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言世尊
唯願斷我疑念今欲請問小軍苾芻曾作何業由彼
業力而於今身生大富家多饒財寶復作何業由彼

業力於世尊所而爲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復
作何業由彼業力雖得聖果被毒虵螫逼惱身心而
入涅槃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小軍苾芻曾所作
業必須自受而彼小軍自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
前如影隨形必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
作善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皆於自
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卽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於往昔時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出現世

間哀愍貧窮自常受用弊惡衣食獨如麟角惟一福田時有一村獵師居住去村不遠有大林地於彼池邊多諸禽獸之所棲集時彼獵人多置機穽翹膠胃索於日中多獲鳥獸是時獨覺遇至彼村在天祠中依止而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村乞食既得食已便作是念此之天祠人多誼雜於聚落外有寂靜林我當乞食在彼而住漸次求覓遂到池邊見有靜林堪得居住便以衣鉢置在一邊濾水觀蟲以洗手足取諸落葉布地而坐飯食已訖洗手及鉢安置鉢已卽便洗足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威儀寂定猶如龍

王盤身而住卽於是日聞人氣故禽獸不來時彼獵人晨朝早起詣彼池邊徧觀機穽一無所獲便作是念我於他日機穽不空何故今時一無所得卽於池邊四望觀察遂覩人跡尋蹤而至便見獨覺威儀寂靜跏趺而坐見已生念我今觀此出家之人威儀寂靜似愛住處若我今者不斷其命能令於我不食斷絕以毒害意不觀未來卽便彎弓發其毒箭中彼要處時彼聖者作如是念豈得令此無識獵師長於惡趣受大苦惱我應援手拔濟令出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通諸異生類見神通者速卽歸

律
依如摧大樹遙禮彼足而白之曰眞實福田唯願速
下唯願速下我癡無識沉沒欲泥願見慈悲哀憐濟
拔是時獨覺爲愍彼故縱身而下獵師悲感跪拔毒
箭以物繫之白聖者願至我家爲辦瘡藥若須金泥
用塗瘡上亦爲求覓于時獨覺便作是念今我此身
臭爛膿血所應得者今已得之我今當可入無餘依
妙涅槃界還昇虛空現諸神變而入涅槃時彼獵師
多財大富以諸香木焚聖者身復持牛乳而滅於火
便將餘骨盛置金瓶四衢道邊起舍利羅塔并持種
種繒蓋幢幡華香伎樂伸供養已至心禮塔而發願

言我實愚迷不識善惡遂於如是眞實福田造極重
罪願於後世勿招惡報所有供養善根於當來身常
處富樂豐饒受用顏容端正見者歡喜具足如是殊
勝福德當得承事最勝大師不生厭倦諸苾芻汝等
當知彼獵師者卽小軍是由於昔時以毒藥箭射彼
獨覺要害之處此惡業力便於無間大地獄中滿足
一切受燒然苦有餘殘業於五百生中常被毒害雖
復今身得阿羅漢果還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發願
生富樂家顏容端正乃至今時莫不備受廣說如上
乃至於我法中而爲出家斷諸結惑證阿羅漢果我

於百千俱胝獨覺之中爲最勝師彼承事我不生狀
倦是故苾芻汝等應知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純
黑業得純黑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諸苾芻
當捨純黑業及以雜業於純白業當勤修學此是緣
起仍未制學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六

音釋

嚼

在嚼切

屣

所綺切

餐

他結切

匙

市之切

罄

苦定切

也

瞑眩

瞑音面眩切

嘔沫

嘔於口切

沫

吐也

慢

尼展切

唯慢也

莫半切

曠

曠音面眩切

孀

色莊切

殼

莫割切

碾

涎沫也

唯慢也

也

螫

施隻切

箸

直倨切

昇

羊朱切

潰

胡對切

藹

膠

黠丑知切

膠

古肴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六計字八千零
四十六個該銀三兩六錢二分一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歡娛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母遂身亡其父於後更娶繼室于時長者告後妻曰汝頗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答言我能未經多月婦遂有娠便生惡念我若生子當以彼兒用充僕使不應令彼起傲慢心便給麤衣惡食加以鞭杖苦楚子告父曰父今知不繼親於

我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父報子曰我當爲汝誠勸於母不使更然便告妻曰賢首我於先時已相告語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汝答言能何故今時不順前語便於此子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答言我爲教詔欲令勝進恐有世人怪笑於我實無異心夫曰汝不須教更不得以惡衣食加諸苦毒令生怨苦報云更不如是不久之間便誕一子遂於前子倍生惡意同前苦楚子便生念我父於母不能止遏還復踵前苦楚於我今可捨出家便至父所白言繼親於我不垂愍

念父雖止遏尚不慈憐今欲出家願見聽許豈能於此受苦命終長者便念我此後婦爲性不仁雖頻勸誠仍不悛改從彼出家冀全其命便告子曰我今放汝隨意出家蒙父許已往逝多林投一苾芻而請出家時彼苾芻與出家已并授圓具告言具壽凡出家人有二種業所謂禪誦我此修定汝樂何業白言鄔波駄耶我樂讀誦報曰善哉汝學三藏彼便生念三藏教法文義深廣我之本師心樂靜慮誰當於此教授我耶我今宜可別往他處白師曰欲往他方習學三藏報言甚善隨汝意去時彼弟子辭往他方徧學

三藏博通文義爲大法師詞辯分明演說無礙便自
思念如世尊說父母於子有大劬勞護持長養資以
乳哺瞻部洲中敎示我者最爲第一假使其子左肩
擔父右肩擔母經於百年不生疲倦或滿大地末尼
眞珠瑠璃珂貝璧玉珊瑚金銀碼碯牟薩羅寶赤珠
右旋如是諸珍咸持供養令受安樂雖作此事亦未
能報父母之恩若父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無戒
者令持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者令起智
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勸喻策勵令安住者方曰報
恩然而我父於三寶中未生信敬我今宜往爲說法

要便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漸次遊行旣至本國住逝
多林名稱普聞衆人讚仰彼長者子旣出家已便遊
他國博通三藏還逝多林時彼長者旣聞此說心生
歡慰我子出家遠遊他國徧閑三藏今得旋歸住逝
多林我今宜往共申慶喜即便往詣逝多林中遂見
其子告曰善來苾芻自汝離我徧閑佛教今還故居
我深喜悅作是語已在一面坐時彼苾芻爲說種種
微妙句義其父聞法起深信心爲受三歸并五學處
時彼長者卽請苾芻明當就食彼默然受父禮而去
中路生念我向倉卒不善思量請子歸家明當設食

我婦爲人稟性疎慢忽於我子無敬重心今欲如何復更思念已爲言請不可重收我今宜可善言誘喻勿令瞋忿至家告曰賢首有子逃亡身死出家此之三事爲一爲異報言三事無異告曰賢首汝之前子離家出俗爲善苾芻遊適他方妙閑三藏今者來至逝多林中其妻報曰若如是者何不請來就舍而食答言我已請訖宜應具辦美膳時彼婦人心生喜悅冷熱隨時悉皆具辦旦令使者往逝多林白言大德飲食已備宜可知時時彼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行詣父舍到已洗足於所設座就之而坐灑手滌鉢

長者及妻自手授與上妙飲食食既飽滿澡漱已盛鉢器時彼父母禮足而坐聽說法要時彼繼母聞說法已深生敬信請受三歸并五學處爾時彼家既受化已諸苾芻苾芻尼皆來集會猶如渴者奔驟泉池但有捨施修營咸於二部僧處長者異時身嬰重病子聞父患便作是念我當爲父說法冀得痊除如是時時到其父所白言父於今時勿復憂慮所以者何父今因我爲善知識歸佛法僧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福捨此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如隔輕幔答言實爾我因子故發信敬心捨此身已冀生勝處

時子苾芻爲說法已捨之而去父作是念我子善開
三藏爲大法師智慧聰敏辯才無礙有所宣陳並皆
眞實我今病重苦惱非常宜可方便自斷其命復更
思念我今病重何有餘人能爲斷命其家有婢名波
利迦麤壯愚鈍復生是念此波利迦必能殺我更無
別人能作斯事去此不遠有居士子爲婚娶事時長
者婦被召相看將波利迦隨後而去婚姻旣了時長
者妻告波利迦曰汝宜還家警覺長者勿令晝睡待
我辭別隨後卽行其婢承命歸家至長者所長者告
曰汝何處來波利迦具以事白問言婚姻好不答言

善好告曰我今與汝作此婚姻汝意喜不答言甚喜
復告曰隨我所言汝皆作者知汝心喜答言隨言皆
作長者曰今有非人入我腹內汝爲我出問曰欲於
何處令鬼出耶報曰先從腳按次膈及膝乃至胷頸
宜可急扼雖動勿放時彼愚婢承言卽作長者被扼
旣急便生悔心若波利迦得重相放斯爲極善時波
利迦憶先言教雖見動搖不肯相放因斯苦劇遂卽
命終時有天人見此事已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被愚人扼 或時遭鼈斃 波利迦急按
豈有得全生

既命終已便以衾氎通身而覆長者婦歸問其婢曰
令汝前來警覺長者何故不看令其晝睡時婦即以
手搖病人欲令警覺其婢報曰不須警覺我爲大家
於長者腹中按出惡鬼由斯暫得安隱眠睡時長者
婦遂作是念我試觀察此之惡鬼其狀如何舉衾視
之見已命終便作是念非是我夫自斷其命定是前
妻之子解三藏者由彼爲其說如是法父勿憂慮所
以者何父今因我爲善知識故歸佛法僧受五學處
布施持戒廣修諸福捨此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
如隔輕幔今既身死必得生天苾芻若來我當共活

所有家務令其檢校作是念已憂苦纏懷具飾凶儀
送屍林野焚燒事畢憂恨而住時三藏子聞父身亡
便作是念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宜往爲彼繼親
宣說法要既至家已其母遙見即便罵言汝前婦兒
今得來至由解三藏說生天法令父命終今可還家
與我共活所有家務汝並知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
心懷愧耻捨之而去便生悔恨作如是念豈非我今
是勸死耶卽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言諸
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對彼重病入前說
如是法能令病者聞已樂死若苾芻說如是法令彼

病人欲求死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廣嚴城勝慧河側娑羅雉林爲諸苾芻說不淨觀讚修不淨觀汝諸苾芻應修不淨觀由於此觀修習多修習故得大果利如世尊說教諸苾芻修不淨觀得大果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既修習已於膿血身深生厭患或持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縊或自墜高崖或展轉相害有一苾芻於膿血身深生厭離便往詣彼鹿林梵志沙門所作如是言汝來賢首與汝衣鉢當斷我命是時梵志卽斷其命便持血刀往勝慧河側就水而洗時有天魔從水涌出告梵

志曰善哉賢首汝今所作多獲福德汝於沙門具戒具德未度者令度未脫者令脫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更有餘利得彼衣鉢時彼梵志轉更增益罪惡之見便作是念我今實爾獲諸功德能於沙門具戒行者度脫安樂至涅槃處復有餘利獲彼衣鉢時彼梵志便挾利刀詣僧住處及餘房院經行之所而告之曰若有苾芻具足戒行當我度脫安樂令至涅槃時有一苾芻厭耻自身便出房外告梵志曰賢首我未度脫安樂涅槃汝當令我得涅槃處時彼梵志卽便就殺如是二三乃至六十苾芻悉皆斷命

爾時苾芻衆漸減少佛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如常座旣安坐已觀苾芻衆告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數漸減少存者無幾時阿難陀白世尊曰佛於一時爲諸苾芻讚修不淨觀若於此觀修習多修習者得大果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已於膿血身深生厭患或有自殺或求他斷命魔來勸喻乃至殺盡六十苾芻由此緣故僧衆減少佛告諸苾芻展轉教殺是事實不白佛言世尊實爾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所爲非非沙門非隨順行是不清淨非出家者所應爲事作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從攝取於

僧乃至正法久住利益人天我今爲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若人若人貽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勸死讚死語言咄男子何用此罪累不淨惡活爲汝今寧死勝生隨自心念以餘言說勸讚令死彼因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苾芻義如上言人者謂於母腹已具六根所謂眼耳鼻舌身意人胎者謂初入母腹但有三根謂身命意故者謂是故心非錯悞等自手者謂自手行殺斷命者令彼命根不得相續或持刀授與者若知彼人欲得自殺便以

大刀剃刀剃刀等而安其處欲令自害或自持刀者
謂自力劣不能行殺但自執刀令他捉手而斷人命
或求持刀者謂覓男女半擇迦等令其行殺言勸死
者於三種人勸之令死謂破戒人持戒人及以病人
云何勸破戒如有苾芻於破戒苾芻有所求覓若衣
鉢絡囊水羅條帶及於沙門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
如是念若彼破戒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
應詣彼勸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
今破戒作諸罪業身語意三常造衆惡具壽乃至汝
命得長存者所作惡業轉更增多由惡增故於彼長

時受地獄苦若破戒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
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
芻或可捨身或時自殺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破戒
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
說如前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破戒苾芻所
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
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若能親近善友說除先罪
汝之所作三業不善由彼力故而得清淨由清淨故
捨此身已當生天上若破戒者或問彼曰具壽我今
欲何所作答言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

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破戒人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其勸死者亦得宰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破戒人死云何勸持戒人死如有苾芻於持戒苾芻有所求覓若衣鉢等廣說乃至即便徃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旣持戒修諸善法又能展手施恒常施愛樂施廣大施分布施具壽汝有此福必生天上若持戒人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芻聞是語已便自斷命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持戒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說如是勸死語

已心生追悔便徃詣彼持戒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旣能持戒修諸善法乃至必生天上若持戒者或問彼曰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具壽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亦得宰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持戒人死云何勸病人死如有苾芻於病苾芻有所希求若衣鉢等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是念彼重病人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應徃彼勸之令死即便徃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

汝既重病極受苦惱汝若久存病轉增劇常受辛苦若病必芻聞此語已作如是問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病必芻聞是語已恐更辛苦便自斷命彼芻得波羅市迦若病芻芻不受勸者彼芻芻得宰吐羅底也時彼芻芻雖說如前勸死方便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病者芻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汝今宜可覓善知識能爲汝求應病之藥供給飲食如法相看隨順不逆若能爾者不久便當病愈安樂氣力平復隨意遊行若病芻芻或

問彼曰具壽汝今令我欲何所作報言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芻芻得宰吐羅底也若病芻芻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芻芻亦得宰吐羅底是謂芻芻勸病者死言讚死者若有芻芻於樂死人前作讚死語咄男子者是呼召言汝今何用如是罪累乃至死勝於生者皆是出輕毀言隨自心念者謂隨自心而生異念以餘言說者謂以衆多方便勸彼令死讚者於病人前說讚美言欲令必死心無所顧若彼由此方便而命終者謂彼芻芻由此所說方便而致命終不由餘事謂非此餘善心等事芻芻

者謂有苾芻性苾芻性者謂受圓具廣如上說波羅市迦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有時以內身 或用於外物 或內外二合

是名爲殺相

云何內身殺謂若苾芻有殺心若以一指打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當時不死由此爲緣後乃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如以一指若以五指拳腕頭肩及餘身分乃至足指而打於彼欲令斷命若彼死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當

時不死後由此死者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是各內身行殺云何外物殺若苾芻有殺心以竹鐵等箭射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卽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若矛稍輪積及餘兵刃乃至棗核遙擲彼人作殺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卽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是各外物殺云何內外合殺若苾芻有殺心手執大刀殺彼女男半擇

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卽
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
死者得宰吐羅底也如大刀旣爾諸餘兩刃半刃稍
杖之類乃至草筵打斫於彼作殺害心欲令其死由
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得宰吐羅底也廣
如上說是名内外合殺

攝頌曰

若以毒藥末 及在二依處 或時以諸酒

機關等害人

云何以毒藥若苾芻有殺心若以毒藥若毒和食謂

餅飯等殺女男半擇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
市迦或得宰吐羅底也廣說如上名毒藥殺云何
毒末殺若苾芻有殺心以諸毒末或用摩身或將洗
浴或和塗香或全香鬘或雜香煙殺彼女男半擇迦
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得宰
吐羅底也廣說如上名毒末殺云何依處殺此有
二種一因地稽留二因木稽留何謂因地稽留若苾
芻有殺心掘地作窋於內置機羈絆其脚欲殺男女
半擇迦因此而死或放師子虎豹鵬鷲鳥等而噉食
之或以風吹日曝形質銷盡或令飢渴羸瘦由此方

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不死者得宰吐羅底也餘如上說如脚既爾若脛若髀若腰若胛乃至於脛而爲羈絆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各因地稽留殺云何因木稽留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或於大木若柱若櫬以濕繩索而繫其足因此而死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銷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各因木稽留殺云何酒醉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與米酒令飲因此

致死或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致命終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如米酒既爾乃至根莖華葉果酒或呪其酒或以藥酒飲令心亂癡無所識由此方便而致命終或由醉故欲令王賊怨家而斷其命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各以酒殺云何機弓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設機弓施以鐵箭或安諸刀等置於路側若彼女男及半擇迦從此而過便截手足或復斬頭及餘身分由此方便而致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宰吐羅底也如機弓既爾若作蹋發及

餘機關欲斷人命事罪同前攝頌曰

若起全半屍 墮胎并作呪 推落及水火

遣使寒熱殺

云何起屍殺若慈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於
黑月十四日詣屍林所覓新死屍乃至蟻子未傷損
者便以黃土揩拭香水洗屍以新氈一雙徧覆身體
以酥塗足誦呪呪之于時死屍頻伸欲起安在兩輪
車上以二銅鈴繫於頸下以兩刃刀置於手中其屍
卽起便問呪師曰汝欲令我殺害誰耶呪師報曰汝
頗識彼某甲女男半擇迦不答言我識報曰汝可往

彼斷其命根若命斷者慈芻得波羅市迦若於彼家
以諸藥草而爲鬘帶橫繫門上及置水瓶或門繫牒
牛并同色犢子或繫牒羊并同色羊羔或家有磨藥
石并有石軸或門有因陀羅杵或火常不滅或家安
形像或有佛真身或轉輪王或轉輪王母或懷輪王
胎或有菩薩或有菩薩母或有懷菩薩胎或將欲誦
戒或正誦戒時或將欲誦四阿笈摩經或正誦時若
復大經欲誦正誦謂小空大空經增五增三經幻網
經影勝王迎佛經勝旛經若有如是等事守護之時
彼所起屍不能得入者此慈芻皆得牽吐羅底也或

不善解起屍之法起屍却來殺其呪師此苾芻得宰
吐羅底也若呪師苾芻殺彼起屍亦得宰吐羅底也
云何起半屍事並同前於中別者車但一輪一鈴繫
頸刀惟一刀乃至結罪廣如上說云何墮胎殺苾芻
欲殺懷胎母不欲殺子卽便柔蹋其腹若母死非胎
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胎死非母者得宰吐羅底也
若二俱死於母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宰吐羅
底也若苾芻欲殺於胎不欲殺母卽便柔蹋其腹若
胎死非母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母死非胎得宰吐羅
底也若二俱死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宰吐羅

底也云何作呪殺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
半擇迦作曼荼羅安置火鑪然火投水口誦禁呪作
如是念若燒木盡令彼女男半擇迦命根卽斷若火
中木纔始燒半彼命斷者此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
木燒盡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
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以油麻芥子各一升置於臼中
擣之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臼中物擣若成末令彼
命終未末已來彼命終者此苾芻得宰吐羅底也若
碎成末彼命終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
起方便以黃牛乳一升置於器中以指攪乳口誦禁

呪作如是念若器中乳盡變成血卽令彼人命根斷
絕若乳未盡成血彼命終者得宰吐羅底也若盡成
血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
五色線刺僧伽胝口誦禁呪作如是念作此衣了令
彼命終若衣未了彼命終者得宰吐羅底也衣了死
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指畫地口
誦禁呪作如是念畫滿七數令彼命終若未滿七彼
命終者得宰吐羅底也滿七死者得波羅市迦是名
作呪殺云何推墮殺若苾芻欲殺人於崖岸危險等
處推彼令墮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因

此死亦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宰吐羅
底也如崖旣爾或於牆樹處或於象馬車輿牀座頭
肩腰背髀膝膺足及餘身分而推墮時由此死者得
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若
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宰吐羅底也是名推墮殺云
何於水殺若苾芻欲殺人推置水中因此死者得波
羅市迦不死宰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水謂河海池井
水乃至以水一掬投彼口中令死是名於水殺云何
於火殺若苾芻欲殺人推置火中因此而死苾芻得
波羅市迦廣如上說火謂若燒村林城邑乃至以火

炭置彼口中令死是名火殺云何驅使殺若苾芻欲殺人卽遣其人向險難處而致死者得波羅市迦或牽吐羅底也廣如上說險難處者謂賊怨家虎豹獅子等處使人經過令其致死是名驅使殺云何寒凍殺若苾芻欲殺人於極寒時猛風嚴烈若晝安置陰中若夜置於露地令坐濕草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牽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寒凍殺云何炎熱殺若苾芻欲殺人於極熱時身生痲瘡若晝置於露地若夜安密室中熏以烟火覆以席薦及毛毯等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牽吐羅底也廣如上

說是名炎熱殺攝頌曰

浴室及溫堂 迦留不觀座 施醋有二別

十七惱令亡 蘭若老苾芻 重輕隨事識

云何浴室事爾時世尊住曠野林中是時有一乞食苾芻於得意居士家時時往詣爲說妙法令彼居士生敬信心爲受三歸并五學處後時復往爲說七有事福業居士白言聖者我欲爲僧作有依福業事苾芻答曰甚善此事應作白言聖者欲何所作答言僧今現無浴室宜可爲作白言聖者我有財物無檢校人答言我爲檢校修營福業白言甚善時彼居士多

與財物任其營作苾芻卽爲修造時曠野林中有大節會諸傭作人皆不來集時彼苾芻召彼傭人而告之曰賢首汝等今日何故不來白言聖者今日諸人爲大歡會緣此不來報曰賢首諸有福人可爲歡會汝等客作活命何歡會耶汝來爲作倍與價直白言聖者彼有福人常爲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令兩倍酬我價直亦不能作言已便去時彼居士作如是念我今往觀所作福業爲至幾何晨旦往觀並未營作到苾芻所禮足白言聖者何意傭人今日不作報言居士彼不肯作白言何意報曰彼傭力人作如

是語今日世人共爲歡會我不能作居士白言聖者彼客作人有何歡會豈非聖者不酬價直彼不肯耶報言居士我酬一倍仍不肯作便報我言諸有福人常爲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與兩倍亦不能作居士言聖者我修此福不爲自身不爲親屬善哉聖者爲我助成勿令廢闕時彼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事未了者令諸苾芻助彼修造時諸苾芻依世尊教卽助營造展轉擲輓執不牢固輓遂墮落打苾芻頭因而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乞食者多事營爲強自辛苦我之所愛同梵行者非分

致死共生疑念豈非緣此我等共犯波羅市迦耶時
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皆
無有犯然諸苾芻不應展轉擲顛應以手相授若顛
有豐裂告知方授不爾者得越法罪佛言應助作業
時諸苾芻盡曰而作諸婆羅門居士等咸生譏議云
何苾芻終日作業猶若傭人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
白世尊世尊告曰不應終日而作應可半日營其事
業時諸苾芻於炎夏時午後營作於寒冬時午前而
作佛言不應爾於寒冬時午後而作於炎夏時午前
而作彼諸苾芻臨至食時方休作務泥土汙身便行

乞食諸不信者見而譏笑曰聖者仁等作務過傭力
人彼客作者未至食時尚知休息仁等營爲臨食方
止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准量日
時早須休作若乞食者當整容儀方行乞食若僧食
者亦應預辦赴常食處如世尊言整理威儀方行乞
食及赴食處者諸苾芻不知何者是預整威儀佛言
乃至得洗手足并洗鉢器已來是名預辦凡諸苾芻
若營造時所有行法我今爲說若檢校人者知彼諸
人晨朝執作宜辦小食若午後時爲覓非時漿及塗
手足油若檢校人不依教者得越法罪是名浴室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七

音釋

勵力制切 膾市充切 頸經郢切 扼乙華切 鼈鼈必切

列列切 齧五胡切 挾胡頰切 腕烏貫切 矛矛莫切 稍稍所角切

切切切 齧祖管切 建特丁切 奔疾政切 羈羈居宜切 絆絆居宜切

繫紕北切 脛胡定切 髀早履切 蹋達合切 笈其立切

痹芳味切 毳吐敢切 豐音問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七計字七千七
百八十八個該銀三兩五錢零五厘
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三

云何溫堂事

爾時薄伽梵在曠野林中苾芻造溫堂事同浴室於
中別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應可令諸苾芻相助營
作時諸苾芻於溫堂處助其營作共昇材木安置梁
棟匠人在下遙共持舉移木之時苾芻手脫大木隨
落打匠人頭因此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
言諸具壽此乞食人多事營爲強作辛苦緣此營作

打殺匠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輒舉力不
禁物必有事緣須移轉者應問著俗人衆共扶舉若
舉若放相告同時若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
尊言苾芻不應輒移重物力不禁者諸苾芻不知齊
同是應舉物佛言若俗人一擔之重苾芻應分兩人
違者得越法罪是謂溫堂事

云何黑迦留陀夷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
黑迦留陀夷教化旃荼女人令生敬信爲受三歸并
五學處時彼女人頂禮足已請言聖者若有藥食資

緣闕乏我皆奉施時迦留陀夷不肯爲受告女人曰
大妹世尊之教普利爲首我今意欲饒益多人女人
白言聖者若不見許受我所請我今欲爲聖者敷設
妙座每乞食來常於此坐食訖而去答言可爾常於
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時迦留陀夷別有因緣須
詣他處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報妹令知卽便詣彼告
言大妹我今欲往人間遊行汝自將愛白言聖者幸
可早歸勿於他處久爲留滯令我愁憶告已還逝多
林將欲行去爾時世尊欲人間遊行命具壽阿難陀
曰汝可告諸苾芻我欲人間遊行乃至廣說時阿難

陀告諸苾芻曰諸大德世尊今欲人間遊行若諸大德樂欲行者應可料理衣服時迦留陀夷聞斯語已作如是念隨佛行者有十八種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闕防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時迦留陀夷念曰隨佛多益我今宜應從佛行化即便不去時旃荼舍有別女人誕生一息是時旃荼告別女曰

汝可洗浴孩兒以新白氎嚴飾其身置仙人座上令兒長命彼便依教置於座中時迦留陀夷乞得食已詣旃荼舍然阿羅漢不預觀察聖智不行便於舊座放身而坐時孩兒母忙怖告曰聖者座有孩兒彼便急起兒已命絕其母見已即便號哭時迦留陀夷報言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兒植短命業如世尊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然我今者理應啼泣雖得阿羅漢果不善觀察大師世尊以我爲緣於諸弟子當制學處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迦留陀夷無犯然諸苾芻往俗舍中不善觀座不應輒

坐不觀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留陀夷事

云何施醋二緣事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二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是時二人共爲知友得意相親於後漸漸二俱貧悴二人議曰昔日富樂今時貧苦何用活爲我今宜可俱共出家便於善說法律之中剃除鬚髮修出離行後於異時一人染患一相看侍其病漸羸不能復起便問病者曰具壽在俗之日曾病苦不報言曾有問曰何藥對治答言曾飲鹽醋若爾今者何不飲之答言我飲彼卽爲覓鹽醋與之令飲飲已便死時彼苾芻因生追悔將非

我與不相宜藥令彼命過犯他勝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問醫人不應輒與病人藥服若無醫人應問苾芻曾是醫者此若無者應問曾與醫人爲知識者此若無者應問曾遭病人此若無者應問耆舊苾芻若苾芻不問醫人乃至耆舊輒以自意與病人藥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共生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病苾芻醋先是藥今服便死佛言彼昔在家是痰癰病今是風熱由此緣故昔藥今非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摩揭陀影勝王得見

帝已與八萬諸天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無量百
千衆俱時影勝王於王舍城擊鼓宣令普告王城及
外來者諸人當知於我國中居住之者不應作賊若
作賊者當遠流擯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
爾時世尊爲勝光王說少年經令生信已時勝光王
於憍薩羅國擊鼓宣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諸人
當知於我國中現居住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斷
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于時摩揭陀及
憍薩羅兩境之賊聞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國中間隨
處而住時二國人皆共聞知多有賊徒在兩界中羣

聚而住邀諸商旅劫物殺人時摩揭陀有諸商人欲
往憍薩羅國聞此事已遂多覓防援人持諸賄貨隨
路而去過摩揭國界入憍薩羅境是時商人告諸人
曰仁等當知我聞憍薩羅勝光王雄猛暴烈我設遭
賊能以庫物共相酬補此防援人可放歸去時防援
人告別而返時諸賊侶於其要路安伺候人時伺候
人見諸防援悉皆去已報賊徒曰援人已去君等宜
行入商旅中奪其財物是時諸賊於險林中便破商
旅或斷其命或傷支體或有逃走往至室羅伐城塵
土全身便詣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商人今至王國賄

物皆失王曰何意白言大王於王國境被賊劫奪時勝光王卽便勅語毗盧宅迦太子曰汝可急往擒彼賊徒并所盜物太子旣奉勅已嚴整四兵象馬車步於險要處尋知賊徒時彼羣賊不覺兵至於一林中共分財物于時太子掩其不備或有當時斬殺或有逃竄林野餘所擒獲得六十人賊旣破已太子便將六十賊徒并所得物送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賊徒并所盜物王問賊曰爾豈不聞我宣敎令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賊言並聞王曰汝若聞者何因作賊奪彼商人白言大

王若不作賊貧窮不活王曰若爾但取其物何故殺人白言欲令其怖是故須殺王曰若爾我今有法令汝恐怖曾所未見今日見之王性暴虐勅大臣曰今可將此賊徒至彼屠所斬其手足被賊商客以我庫物而用酬填大臣奉敎將諸賊侶往至屍林斬其手足所盜之物依數酬與如世尊說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應善觀察何以故汝諸苾芻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斯等皆是可厭離處

時諸苾芻憶持佛語爲生厭故多往屍林時有諸苾芻尼亦詣屍林見諸羣賊手足皆斷時有一人亦在

屍林共觀諸羣賊作如是語若有好心愍斯苦者可以鹽醋與之令飲於此死已當更受生飲母新乳時諸苾芻尼中有一苾芻尼名曰圓滿麤壯愚直聞此語已便作是念我於善說法律之中得爲出家云何我今捨斯福聚我今宜可求覓鹽醋而施與之時苾芻尼俱還住處圓滿獨詣城中求得鹽醋滿一大甔并瓦甌六十持還賊所時彼諸賊爲苦嬰纏飢渴所逼求活無路見苾芻尼便作是語善哉聖者我爲渴逼願以甔水見相救濟時苾芻尼作求福心先與甌已次行鹽醋人皆滿器得已便飲皆悉命終時苾芻

尼暮方還寺寺門已閉卽便扣喚寺尼問曰扣門者誰報言我是圓滿問言汝今何故曰暮方還報言姊妹隨喜姊妹隨喜諸苾芻尼問曰汝作何事爲得阿羅漢果爲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或爲僧伽造住處耶或爲僧伽求得飲食妙衣服耶報言姊妹仁等更無所作唯求飲食衣服苾芻尼問曰此皆無者汝作何事圓滿報曰仁等於屍林處豈不見彼斬手截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見圓滿曰我爲教化多得鹽醋人各飽飲悉已命終於當生處飲母新乳諸苾芻尼聞而告曰癡人以他勝罪填滿腹中而令我等共生隨

喜於時圓滿聞已追悔便作是念將非我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尼無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他勝罪然諸苾芻尼不應於病人處而與其醋令飲命終應作是心此之病人由斯藥故令得早差者無犯若苾芻苾芻尼作如是念由此藥故彼當命終若因死者得他勝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連將十七衆童子與其出家并授圓具以鄔波離爲首此十七人若有一人爲知事者彼之十六盡皆相助彼於異時有法事起通夜誦經是十七人共來檢校復於別日

僧伽有浴室事起彼亦詳來共相借助復於別日中有一人合知寺事卽於是日莊嚴寺宇時知事人專心看守中有一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十六人豈可不能守護時十六人各生是念我困且眠其十六人並皆熟睡惟有一知事者通夜檢校不得眠睡既至天明屏燈樹開寺門掃灑房庭觀水淨不瞻日時候敷設牀座宰堵波處燒香普熏於寺上閣便鳴犍椎時十六人聞犍椎聲方始眠覺各各從房持鉢而出見彼一人周憊馳走檢校寺事時十六人共相謂曰諸具壽豈無一人助斯營作時有一人作如是語

我生是念我困且眠餘十六人豈可不能檢校諸人
悉皆作如是語詳聞此已共相謂曰此之一人於我
等處凡有所作常爲先首我不相助彼定生瞋我等
食竟從乞歡喜食已詳至其所俱共懺摩其少年者
卽便禮足若老老者手撫其肩告言具壽汝可容恕
時彼默然而不應對有親友者以指擊握彼笑而告
曰施喜施喜諸人各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諸
人悉共擊握時彼風氣上衝卽便命殞諸人見死悲
號大哭時諸苾芻恠而問之何謂汝今共聚啼哭彼
便報曰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衆今但十六寧不悲

帝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愛別離苦復有他勝罪云
何得不悲惱時諸苾芻聞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一
邊懷憂而住有餘苾芻知其同伴擊握致死見而責
曰具壽汝十七衆如燒草火疾然疾滅或時戲樂或
復憂愁彼爲憂火療心雖聞此語竟不酬對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苾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
芻不應相擊握若擊握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去此不遠有一聚落彼有
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爲
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廊宇周環悉皆

嚴飾見者歡喜於此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
隨意事已任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
恐有賊徒盜牀褥等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屈斯
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
報言賢首何處有寺答曰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
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告言善來卽給與房舍牀
褥被枕及小坐牀并三拒木告言聖者可先濾水我
今暫往白長者知告長者曰仁今福德倍更增長有
六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驚喜交集報家人
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華

菱堪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來至住處欲
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如所處分咸將至寺
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任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
便往寺中遙見苾芻如蓮華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
深加歸向說伽陀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衆僧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旣訖自手授與諸苾芻衆飽飲漿已
爾時長者禮衆僧足自執香鑪引諸僧衆出繞制底
還歸住處在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座爲說法要長者

白言明日中時唯願聖衆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
許之禮足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衆僧衆僧
食已爲其呪願方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旣澡
漱已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聖者此之
住處我不爲身亦不爲親屬然本意者但爲四方僧
伽造立願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世
尊法主今現住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
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
鬘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
皆敬信我等徃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我等欲徃長

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幸
可留心於此停住四事供養當無闕乏上座告言諸
具壽如世尊說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
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旣作留意卽便於此內外觀察
遂見香華滿樹美菓盈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
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華菓豐盈若前安居菓實未
熟我等宜可作後安居旣籌議已遂後安居時彼長
者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
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
居多獲利養隨意事訖於此而住時有迦栗底迦賊

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衣食
豐足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
日中過百門閭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中有
一賊請委苾芻告諸人曰汝等不知彼大有物所以
知有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惟造一寺所有福業皆
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
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
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行我當後去報言善
好卽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陀旋行制底便
入寺內

時門首有莫訶羅苾芻賊見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
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陞苾芻報
言賢首是某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是毗訶羅
爲是毗伽多苾芻問曰何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報
曰若資具充滿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毗伽多苾芻
報曰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羅非毗伽多於此住
處資產豐盈受用具足賊便報曰聖者若足飯者不
應食土若足衣者不應著樹皮仁之衣服應有多少
時莫訶羅稟性愚直便攜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
架上衣物多少問言聖者此是仁物爲僧物耶報言

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爲是法師報言
賢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求寂居僧之下報曰
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衆庫有貯積不報言賢首
我居最下尚什物豐足何況僧中報言聖者大衆厨
內煑食之物爲用瓦器爲銅釜耶苾芻卽便將示庫
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銅器旣知此已賊便欲出報
言聖者向來廢仁善品妨我生業今且辭去後更伸
禮報言善賊乃禮足而去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
親已觀察財物豐贍如富商客宜可偷取中有一人
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

不可造次輒爲偷劫若衆集聽經方可入寺諸人問
曰不知何日當欲誦經其諸委人告諸賊曰八日已
過月半當誦卽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自
說波羅底木叉爲長淨已令誦經者陞師子座纔誦
伽陀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一切惑 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我於人天衆 宣示微妙法

聞已如說行 得盡苦邊際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
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聚落人來此聽

法我爲開門其門旣開賊徒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
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便報
言聖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賊苾芻
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卽便出寺時諸
苾芻旣遭賊已共相議曰諸具壽如世尊說凡犍乳
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
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曰
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
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
後夜警覺思惟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惺惺

顧望彼諸苾芻遙問之曰汝等露形拔髮之輩因何
至斯此是毗訶羅非汝住處答言具壽我是苾芻非
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
劫問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
答曰善來善來具壽卽爲開門彼便入寺或以三衣
或以二裙或僧脚崎或漉水羅或鉢腰條隨其所有
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於夜中未善
諳識不應輒與開門可問種族名字若體悉者方爲
開門然誦經時應令苾芻而爲守護若知賊至應現
驚怖作叱喝相勿與開門作如是語將健椎來并及

律
椎杵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袋搭鉤條索等物來
聞是語聲賊便驚去若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制
之凡欲衆集誦經之時上座應問知事人曰門已閉
未寺內徧看不差守護人未請誦經人未大小行處
並掃拭未若衆上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爾時給孤獨園舊住苾芻告被賊苾芻曰諸具壽我
等隨有多少衣鉢共相分給猶未調贍然被賊之處
造寺長者信心淳厚宜應往彼重與相見必以衣服
共相濟給聞此語已便共籌議諸具壽同梵行者善
哉此說然我等輩前來忽遽不白長者今可更去告

彼令知或容見濟多少衣服即便至長者處長者見
已禮而問曰聖者何不相告遂卽他行苾芻報曰長
者如世尊說夫犖乳者應留少許當時我等作如是
念寺今遭賊長者見已出物供寺復給我等必致傾
竭恐相惱觸故不白知便往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處
求覓衣服長者白言聖者寺中遭賊豈我家內亦遭
賊耶善哉聖者爲哀愍我重來相見旣倍生恭敬人
別各奉十三資具彼賊聞已還復重來便於夜中誦
經之時扣門而喚時諸苾芻知是賊至共相告曰諸
具壽昔時矯賊今更再來宜依佛教作大驚叱莫與

開門即便高聲唱言急將犍椎椎棒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袋搭鉤條索物來諸賊聞已便大驚惶奔走而散時有諸天說伽陀曰

兩足牟尼能說教 令諸弟子恐怖賊

口出驚喚善防身 五百羣寇皆奔散

時諸悉苾芻者告賊伴曰仁等何故輒自驚走賊徒答曰汝豈不聞有六十人出家皆善弓矢如何我等不奔走耶然而我輩先不曾聞犍椎棒等如是器仗必當相殺彼便答曰此等皆非是實器仗諸賊問曰此是何物報曰犍椎木鳴以集僧捧椎是打犍椎物

時輪用觀日影僧伽胝等及以條索是衣服所須袋擬盛貯三衣搭鉤開門之鑰我等不應驚怖還可共偷于時羣賊悉皆覆去彼有賊帥登梯而上是時寺內有莫訶羅苾芻爲守護者見彼陞梯便作是念此之頑賊劫我衣鉢令使露形今若縱捨還令我等露形而住我當與彼現恐怖相即便徐行取犍椎木打賊頭上賊被木打落梯而死莫訶羅即便大喚有賊有賊時諸苾芻便廢聽經爭陞上閣問言賊在何處莫訶羅報曰於此寺邊陞梯而上我示驚怖並已逃奔諸人報曰令賊逃奔斯爲甚善天曉開門尋賊上

律
處便見賊頭流血而死衆既見已各懷驚怖共相告
曰前非遭賊今是遭賊由打殺人遂令我輩犯他勝
罪時諸苾芻便生追悔以緣白佛佛言汝等無犯然
諸苾芻不應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擲物可在傍
邊或於背後欲令恐怖作驚呼聲若苾芻作如是心
打彼身者得越法罪

云何老苾芻佛在室羅伐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
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後誕一男年漸長大是時
長者資財損失親族乖離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
衰老不復能知家中事業我欲別汝情希出家子白

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父報子曰斯亦善哉遂卽
父子相隨詣給孤園中至一苾芻處既禮足已白言
聖者我欲出家苾芻問曰豈此童子亦願出家答言
亦願問無障難俱與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
知事是時父子二人常被驅役子白父曰我被衆欺
常令作務爲無學業今可共往他方受習經典父言
善哉與汝同去所到之處爲其年小還被驅馳卽令
知事子白父曰室羅伐城雖令知事然法主世尊親
在於彼於時時中間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
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夫人仙授世主毗

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皆敬信我等至彼若
法若食皆同受用今欲還彼便棄餘方至室羅伐欲
到住處午時既遍聞鍵椎聲便報父曰鍵椎聲促宜
應急往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強推令其進路子
作是念推行有益復更强推是時老父面覆於地塵
土滿口因卽命終子見父死遂大號哭置之路左持
其衣鉢往逝多林諸苾芻見告言善來莫訶羅子汝
之老父今在何處彼便啼哭苾芻問曰具壽何故啼
泣報言我父已死諸苾芻告曰具壽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汝於善說法律捨家出家當自裁抑勿生憂苦

報言我推父倒地因卽命終當我殺父苾芻報曰如
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無間罪二得波羅市迦在阿
鼻地獄長時受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無有
犯然諸苾芻不應在行路中有困乏者強推令去我
今爲諸行路苾芻制其行法若道行時見疲極者當
與按摩解勞爲擎衣鉢及諸資具能去者善若不能
去者當可先行至住處已灑鉢請葉觀察無蟲可爲
請食不能來者持食往迎勿令絕食若在非時送非
時漿道行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悉皆有疑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彼

莫訶羅子斷父命根非無間罪亦非波羅市迦佛言
汝諸苾芻此人非但今日殺父無罪於往昔時已曾
殺父不得重罪汝等應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浣
衣人惟有一子年漸長大時聚落中有大節會時人
多並洗濯衣服是時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洗
多衣不能歸食汝可持飯向彼池邊子於後時持食
而去父既食已告其子曰汝當浣衣我困且眠卽便
睡著然父頭上無髮多有蚊蟲來咬其頂子浣衣已
來至父邊見其頭上多有蚊蚋卽便爲拂蚊子貪血
打去還來怒而言曰今我存在豈使蚊蟲飲我父血
將浣衣棒以打蚊蟲蚊雖散飛父頭遂破因而命絕
于時有天說伽陀曰

寧與智者爲怨惡 不共愚人結親友

猶如癡子拂蚊蟲 棒打父頭因命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彼時浣衣老人者卽莫訶羅是
彼時子者卽推父苾芻是往時雖復殺父非無間罪
今時亦爾雖斷父命非無間罪不犯波羅市迦又無
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音釋

中有大節會買魚者衆二網俱張分五百人以爲二朋各持一網施小足者多獲魚鼈鼉之類岸上委積如大穀聚時有摩竭大魚海中眠睡隨潮泛濫遂入勝慧河中持大足者即便網得時二百五十人共牽其網網逼魚身即便睡覺曳網并人隨流而去各大驚叫告小足人曰我等并網並彼魚牽仁可俱來共我相濟彼既聞已俱來共牽五百諸人與網同去不能持得時五百人發聲大叫告隨近人曰諸人當知我五百人及大足網並被魚牽隨流而下共來相濟時近作者若放牛羊人採樵蘇人正道活命人邪

道活命人及餘諸人百千萬衆俱來牽網時彼諸人身體傷損其網破裂極大艱辛方牽上岸其摩竭魚有一十八頭三十六眼或有人頭或有象頭或有馬頭駝頭驢頭牛頭獼猴頭師子頭虎頭豹頭熊頭熊頭猶頭鹿頭水牛頭猪頭狗頭魚頭于時四遠諸人遍相告語勝慧河側五百漁人張大足網捕得一魚牽在岸上其形奇大有十八頭三十六眼諸人聞已時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衆競集河所或有情生喜樂往彼觀瞻或有先世善根警悟令去廣嚴城內有外道六師亦生喜樂共至魚所大衆雲集注目

詳觀共相告曰仁等各並識此頭不生希有心指撝
而住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
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
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
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
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
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充滿
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爲殊勝得諸無畏降伏
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
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

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
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
其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前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摩竭魚今遭苦厄於先佛所
已植善根我因魚故放大教網化度有情宜往勝慧
河側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世爲欲憐愍所化

有情時往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或往屍林或往河處今由此事世尊欲往勝慧河邊即便微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若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

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於佛教 勤求出離道 能破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佛法律中 勇進常修學

能捨於生死 得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臂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齋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

事光從眉間入若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齋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應怡微笑非無因緣卽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徧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惑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欲往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欲隨從如來去者當可持衣時具壽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佛今欲往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持衣時諸苾芻旣奉教已俱來從佛爾時世尊往勝慧河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

圍繞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梅檀林栴檀
圍繞猶如象王衆象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
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
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如大
將軍兵衆圍繞如大導師行旅圍繞猶如商主賈客
圍繞如大長者人衆圍繞如大國王諸臣圍繞如轉
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
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拘呬
茶衆圍繞如醜目天王龍衆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
衆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

天圍繞如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
如大雲霓鬚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
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
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
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
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蹉波尊者大名尊者無
減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葉波尊者阿難
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衆共
徃河側時諸大衆遙見世尊并苾芻衆自遠而來諸
不信者共相議曰諸人當知我聞沙門瞿答摩斷諸

喜樂彼亦愛好來觀此魚諸敬信者便作是說諸人應知如佛世尊久除喜樂豈非今日緣此魚故爲諸大衆降大慈悲欲說希奇微妙法共說頌曰

牟尼久捨喜樂心 無信之人生誹謗

最勝今來於此處 心爲時衆說微言

是時大衆見世尊至悉皆驚起由佛世尊爲菩薩時於師僧父母尊重之處常起恭敬故爾時世尊入大衆中在苾芻前就座而坐便告五百漁人曰賢首汝等先身曾作惡業因此緣故生在卑賤漁捕人中汝今更復手執刀網爲殺害業而自活命今於此死何

處受生漁人請曰我今不知欲何所作世尊告曰汝今宜可放魚鼈等水族之類彼白佛言如世尊敎卽便放捨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魚鼈等如游於水入勝慧河惟摩竭魚獨留不去憶前生事能作人語共佛訓答爾時世尊告摩竭魚曰汝是劫比羅不答言我是劫比羅世尊復問汝曾作身語意惡行不答言曾作汝頗知此三種惡行招惡異熟不答言我知汝知此業自身受不答言現受誰是汝惡知識答言我母彼生何處答言生捺洛迦汝生何趣答言在傍生中於此死已當生何處答言我於此死生捺洛迦時

摩竭魚作如是語已卽便啼泣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汝墮傍生趣 我今無奈何 處在無暇中
啼泣當何益 我今悲愍汝 汝宜發善心
狀離傍生身 當得昇天上

時摩竭魚聞是語已於世尊所深生敬信世尊卽爲
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皆無常 諸法悉無我 寂靜卽涅槃
是名三法印

是時大會各生希有共相議曰何意此魚世尊垂問
令憶宿世復爲人語共佛訓答諸人當知大聖如來

威德尊重我等庸微不敢諮問我宜共詣尊者阿難
陀處問其所由如說信受時敬信者卽便共詣阿難
陀所白言尊者何意此魚善解人言共佛世尊論宿
命事時阿難陀報諸人曰汝今宜往請問世尊諸人
答曰如來世尊威德嚴重我等庸愚不敢輕觸阿難
陀曰我亦同汝懼佛威嚴今爲汝等略問其事時具
壽阿難陀卽從座起往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
白言世尊此魚何緣能解人語共佛世尊論宿命事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欲聞此摩竭魚宿世緣
不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我等樂聞今正是時唯願爲

說此魚宿世所有因緣我等忒芻及諸大衆得聞法
已信受奉持佛告阿難陀汝當諦聽至極作意思
念之於過去世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
出現於世號迦葉波如來應正徧知明行圓滿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在婆羅
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與大忒芻衆二萬人俱
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時世安樂穀稼豐稔人民衆
多畜產滋盛無有鬪諍兵甲休息亦無病苦及諸賊
盜正法理國爲大法王於其國中有婆羅門童子言
從本國遠詣南方彼有婆羅門博通衆藝善解四明

遠近諸方皆來歸湊是時童子便詣其所到已致敬
於一面坐彼婆羅門曰善來童子汝從何來何所求
覓答言我從中國來欲於大師足下親承道業師問
之曰欲學何書答曰學四明論報言善哉應如是學
此是婆羅門所應作事是時童子即便受學凡諸學
者至休假日或往河池沐浴或往城市觀望或採香
薪以充祭祀是時童子至休假日與諸學徒共採薪
木便於路中共相問曰君等皆是婆羅門姓從何處
來一人報曰我從東方來一人曰我從西國來一人
曰我從北方來時彼童子曰我從中國來諸人問曰

諸餘方國我並略聞中國軌儀未曾見說卽說頌曰
智慧出東方 兩古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時諸學徒問童子曰汝之中國其事云何童子答曰
我之中國特勝諸方甘蔗香稻果實充足畜產豐饒
快樂安隱人物繁多咸重慈濟聰明福德技藝過人
有苑伽河吉祥清潔於河兩岸其水平流有十八處
仙人住止各大精苦現得昇天復問之曰中國之地
頗有聰敏辯才善能談論如我師不答曰現今中國
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見之自懷慙恥

時彼童子讚美中方諸人旣聞悉皆樂往時諸童子
各持薪木至本師舍安置薪已詣其師處各白師曰
此之童子讚美中方令我諸人悉皆樂去其師報曰
中國美妙人皆甚言但可耳聞無宜卽去諸徒曰彼
童子說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礙我
師若見必懷慙耻其師報曰地豐珍寶人多俊乂我
豈自說區宇之內唯我一人更無勝者復白師曰若
如是者我今樂去一徧觀方國二洗沐仙河於大論
師伏膺受業降伏諸論談吐激揚發起名譽多獲財
利時婆羅門性少緣務愛慙學徒報諸人曰汝等宜

應將我資具鹿皮疎服三拒君持并祠祀器我今與
汝俱去尋師彼便受教共往中國所至城邑興大論
場諸來論者皆被挫折壞其車輦懷愧而歸或以灰
瓶打其頭上如教射處鳥鳥散飛或有繒蓋幢旛遠
近迎接咸稱弟子隨從而行時婆羅門漸次遊行所
過城邑皆爲上首至婆羅痾斯城便自生念我今何
故捨其根本而取枝條凡有聰明解激論者及餘學
士咸在王庭我今宜應自詣王所作是念已卽便往
詣訖栗枳王旣至王所爲王呪願願王降伏諸怨長
命無病作是言已在一面坐而啓王曰大王當知我

於本國頗亦尋師曾習少多書論文字欲於王所建
立論端敢共諸人略申激難王旣聞已命大臣曰今
我國中有談論者堪與此人共爲訓對不白言有問
在何處白言在某聚落有婆羅門名劫比羅設摩善
解四明及餘書論能立已義善破他宗大智聰明如
火騰燄於衆人中而爲上首王曰可喚將來大臣奉
教便喚論師旣至王所呪願同前在一面坐大臣啓
曰此是所喚解論大師王曰善哉大師頗能對我與
婆羅門共相問難不答曰我能王勅臣曰卿今宜可
嚴飾論場立敵兩朋善爲處置大臣奉教嚴飾王便

整駕親至論所王既坐已大臣啓曰大王欲遣誰作前宗王曰婆羅門遠自南國主客之禮請作前宗彼婆羅門便立論宗申說巧詞有五百頌辯捷明利聽者罕知時劫比羅設摩一聞悟會便斥是非此是相違此是不定此不成就時婆羅門旣被破已默然而住凡論議者不能訓答卽墮負處時王見勝便大歡喜問言大師住在何處白言大王在某聚落報言大師善爲談論彼之聚落用賞論功卽便謝王歡喜而去旣獲富盛遂取新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初生之日黃髮被頭三七旣終廣召親族欲爲兒子建立嘉

名父告親曰今我此兒欲立何字宗親告曰此是劫比羅設摩兒又初生之時髮作劫比羅色應與此子名劫比羅旣爲立字撫育滋養哺以乳酪間以諸酥隨時服玩勝妙之物便速長大如蓮華出池旣成立已便教習學書印算數俗務取與皆悉明了次教婆羅門威儀法式執灰執土及持瓶器洗沐之法清淨軌儀梵聲蓬聲四明諸論所謂頡力明論耶樹明論娑摩明論阿闍明論自解祠祀教他祠祀自解讀誦教他讀誦施物受財所有方軌明此六事成大婆羅門博通衆典顯發自宗斥破他論聰敏智慧如大明

炬後於異時劫比羅設摩教五百婆羅門子誦婆羅門典時子劫比羅亦教習學便白父曰頡利遮字其義云何父告之曰汝所問字其義甚深先師共傳卒難解了復問父曰豈古大師無義而說然我付度少有依佈其父聞已便卽思念世間之人皆欲子勝今劫比羅道藝勝我當以五百童子而委付之便告子曰汝今道藝勝我此五百人汝當教誨卽依父命教五百人父捨學徒無復餘事隨心所樂在處遊行彼於異時徃施鹿林所詣一苾芻白言聖者此之文句其義云何苾芻答曰賢首汝今不應作如是問若作

此問義不周悉應如是問方得圓滿時婆羅門旣被教訶便卽生念我所致問尚不堪任況能與之共爲敵論於苾芻處生敬信心於時時中請就家食時婆羅門後便深患告其子曰日月所臨處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論場汝無疑懼惟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衆一其心不求名利故汝不應共爲論激子言甚善時婆羅門所患漸增雖加湯藥日就羸困如有說云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卽便命終其子與諸眷屬以五綵繒輦送至屍林以火焚訖懷憂而住諸餘論師聞彼父死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彼善論婆羅門今已身死我等宜往詣訖栗枳王請申論事卽便共往旣至王所呪願王已便啓王曰我等曾於師邊少學文字敢欲親對王所建立論端王告臣曰卿今宜往命彼論師大臣答曰彼師已死王曰由此緣故如場中鳥雀今並競來然彼大師頗有見息及兄弟耶大臣白言有子名劫比羅王曰宜可命來奉命便喚旣至王所呪願王

已在一回坐大臣白王此是大師之子名劫比羅王言善來今有諸方論師遠近咸萃欲於我所興建論端汝能共彼相訓對不便白王曰敢申論難便立論場令其激難王便整駕親觀得失卽令諸來論人並爲宗主遣劫比羅共爲敵論所有詰問隨事窮研諸立論人咸皆杜口凡論義不答卽墮負處時王旣見無礙辯才極生希有而歎之曰此兒年在弱歲德冠羣英歡喜驚嗟特異優賞令乘大象灌頂稱尊號曰論王衆所瞻仰其劫比羅母遙生憂念豈我小兒爲性輕躁被奪封邑無面歸耶作是思惟懷愁而住時

劫比羅旣蒙灌頂爲大論王羣彥相隨共還本宅其
母怒遽而告之曰汝已摧破諸論師不便報母曰並
已破訖惟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其母卽便廻面揮
手時劫比羅卽白母曰何意慈尊廻面揮手母曰汝
今知不所有封邑猶未能安終被苾芻共相侵奪汝
今宜往折彼沙門便白母曰慈父亡日誠以遺言曰
月光臨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論場汝
無疑懼惟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
甚深難測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衆一其心不求
名利汝勿共論母便報曰汝父在日是沙門奴豈汝

今時還作奴也宜可卽行挫其鋒銳劫比羅稟性仁
孝無違母言便往鹿園於其中路逢一苾芻卽便問
言苾芻從何處來報言仙人墮處施鹿林來問曰仙
人墮處有幾許苾芻答曰強逾二萬問曰苾芻之衆
其數已多所有經典未知多少報曰苾芻經典總有
三藏問曰其一藏數量如何報言一藏頌有十萬
問曰在家俗侶頗得聞不報言得聞二藏謂論及經
毗奈耶教是出家軌式俗不合聞劫比羅便作是念
其激論法不許他知作斯念已白苾芻曰仁今爲我
且說少多佛家要義苾芻便念此婆羅門是論難者

爲稱量我而發斯問爲當不解而見請耶我今試之
誦伽他曰

何處流當止 何處道應行 世間苦樂事

何處當窮盡

說伽他已而報之曰婆羅門汝當爲我解斯頌義時
劫比羅於諸明處周徧思量盡其慧解莫測其義云
何流止云何道行卽便四顧勿有餘人見聞於我遂
作是念若於此處有證義人卽令我身交被挫折便
行矯詐報慈芻曰我觀此頌宗緒綿長其義深遠汝
宜且向婆羅坭斯我有少緣當行鹿苑不可倉卒爲

陳其義後時重會解亦不難旣言別已詣鹿林中見
諸慈芻讀誦禪思勤求出道深生敬信卽自思念誰
復不顧後世情懷礪毒於斯智者興覓過心共申狂
論作是念已遂還本居母見問曰汝已摧破迦葉波
弟子卽白母曰看母意趣欲得亡失現居封邑母告
子曰所說何義兒卽報曰試往鹿林路逢慈芻並悉
如前具報於母母旣聞已報曰若如是者汝今宜可
學於佛法白言欲學何事報曰彼論義法不教俗旅
汝可出家從其受學復白母曰寧容勝族於雜類中
爲小因緣投出家也母報之曰待學得已後當歸俗

豈於頭上生蔓草耶其兒稟性仁孝被母驅逼便欲
出家遂至鹿林到苾芻處告言大德我欲出家時彼
苾芻便作是念此婆羅門善能激論若出家者紹隆
佛法作是念已報曰善哉隨汝意樂榮名富盛皆悉
無常能令出家斯爲最善劫比羅曰我於此處人皆
識知可往他鄉方爲出俗苾芻言善遂卽將往餘方
與其出家并受圓具便教習學三藏俱明爲大法師
詞辯無滯若闡誦經法必陞衆實師子之座吹雙螺
震大鼓王及士庶悉皆雲集聞者歡喜時劫比羅便
自生念我之勤學其功已成宜往婆羅泥斯迦葉波

佛所親奉大師承事供養旣至城已母聞子來卽便
尋覓至鹿林中見子問曰汝已摧伏迦葉波佛沙門
弟子耶便白母曰我雖解教而未證果彼諸弟子教
證俱明我復何能輒相摧折其母報曰汝必須摧破
母驅催不能自免便白母曰若聞莊嚴寶座擊鼓吹
螺大衆集時母當來至母報言善時至我來後於異
時劫比羅次陞法座大衆皆集母聞鼓震驚往鹿林
於高座邊默爾而住是時法師便陞高座初演正法
後雜邪言時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莫謗毀佛教
建魔幟摧法幢捨此身已當生惡趣卽無言對便下

高座遂白母曰見此事不答言見劫比羅曰豈不已
言我但解教彼教證俱閑豈我於彼能爲挫折母曰
我當教汝激論方便汝若更爲說法之時先談正法
後述邪宗彼諸苾芻作訶諫言引善惡事不聽語者
汝當口陳刀劍出不義言彼諸沙門畏惡名稱卽自
默然時俗諸人謂其墮負便報母曰是好方便見陞
座時母當重來報言好便於後時同前屈請吹螺擊
鼓七衆俱集其母遂來於座後邊默然而坐時劫比
羅卽陞高座准式誦經初誦正經後陳邪法時諸苾
芻告言具壽汝勿破正興邪乃至當生惡趣便憶母

言口出刀劍報苾芻曰汝口如象口何所識知若法
非法律非律汝如馬口如駝駝口驢口牛口獼猴口
師子口虎口豹口熊口羆口貓口鹿口水牛口猪口
狗口魚口愚人人口汝復寧知法及非法時諸苾芻共
相告曰此旣口陳刀劍我等宜行其不忍者悉皆捨
去其容忍者在座而聽作是念若陳正法我宜聽之
若說邪宗彼當受苦時劫比羅於學無學諸聖苾芻
作十八種惡口罵詈便下高座白其母曰今喜不母
告子曰我今大喜宜可共歸劫比羅曰我不能歸我
於迦葉波佛無上正覺教法之中情所愛尚母曰汝

豈不聞婆羅門與父母言教不可輒違汝今卽應共
我歸舍便報母曰我不能去若我流轉於生死中願
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惡知識故令我於學無學聖人
之所出麤獷言緣此惡業必定當來招苦異熟是時
彼母既喚不得便於婆羅痾斯街衢巷陌人衆之處
作如是語諸人當知迦葉波弟子強奪我兒仁當助
我諸人聞已其敬信者共相安撫不信之人便生調
弄是時老母恥辱纏懷便嘔熱血因卽命過生捺洛
迦劫比羅苾芻由作十八種惡口罵學無學人及諸
苾芻故令命終之後生摩竭魚中其形可惡時諸大

衆聞佛說已共相謂曰諸人當知彼劫比羅苾芻爲
大法師辯才無礙善能說法令百千衆聞者歡喜但
由惡口生惡道中我等命終當生何處作是思惟懷
憂而住爾時世尊觀察大衆意樂煩惱根性差別隨
其所宜而爲說法旣聞法已有得煖頂忍世間第一
法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出家盡諸有漏獲
阿羅漢或於聲聞菩提或於獨覺菩提或於無上菩
提心生希願後令大衆於三寶所生極信心爾時世
尊爲大利益廣調伏已捨之而去
時摩竭大魚便自生念我今不應於世尊所聞三句

法而更食耶卽便斷食傍生之趣火力增強飢渴所逼於世尊所敬重逾深卽便命過生四大王衆天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卽生三念我從何死今於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我於傍生趣死今生四大王衆天由於佛所生敬信故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今不應留住經宿方見世尊是時天子作是念已卽莊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衣角盛妙天華所謂唄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迦華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華供養佛已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是彼天子光明赫奕周徧照曜高閣堂中爾

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爲其說法令悟諦理是時天子旣聞法已卽於座上得預流果旣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卽於佛前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摩竭魚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
農夫多收稼穡如勇健者降伏怨敵如重病入除去
衆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諸苾芻於初
後夜警覺專心思惟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便生

疑念至天曉已白世尊曰於昨夜中豈有梵世諸天
及天帝釋或四天王或有諸餘威德天衆來禮世尊
耶世尊告曰諸苾芻非是梵天及餘天衆汝等苾芻
豈不見彼摩竭大魚有十八頭我爲彼說三句妙法
苾芻曰佛我等皆見佛言彼於中夜來至我所我爲
說法得見諦已還詣天宮時諸苾芻復曰佛言此前
身摩竭魚天子曾作何業得生四天王處復由何業
親於佛所證四真諦世尊告曰諸苾芻彼魚天子自
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前猶如暴流不可迴轉決
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彼魚天子凡所自作惡

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然於自身蘊界處中而受異熟卽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有生受業有後受業云何生受業此於前身爲摩竭魚由於我邊起敬信心故彼業異熟生在四大王衆天是名生受業云何後受業卽劫比羅於迦葉波佛正等正覺教法之中而爲出家讀誦受持爲人演說於蘊界處十二緣生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彼積集善根業力得生天上今於我所見四眞諦

是名後受業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是故苾芻應離純黑及黑白雜業當勤修學純白之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信受

時彼五百漁人共相告曰仁等親聞彼劫比羅爲大法師善解三藏辯才無礙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爲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爲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度四軛越四暴流作是語已

各以手支頰懷憂而住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世爲欲憐愍所化有情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廣說如上諸大聲聞亦復如是時具壽舍利子以聲聞慧眼觀察世間便見五百漁人心生厭離懷憂而住卽便往詣五百人所而告之曰賢首何意汝等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漁人答言聖者我今云何得不愁苦我等親聞彼劫比羅爲大法師善解三藏演說無滯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爲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

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爲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四軛越四流斯我無分寧不憂苦是時舍利子而告之曰賢首牟尼法主聖教之中不以家門氏族爲勝但以正行爲先卽說頌曰

如來教法中 不問於族姓 但觀過去世

所作善惡業

若汝等情有希願於佛法中欲求出家并受近圓爲苾芻者汝等宜應往世尊所求請出家世尊知時滿汝所願諸人白言聖者若得如是我當請佛而求出家時舍利子遂將五百善男子往詣佛所禮佛足已

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大德此五百善男子深心希
願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并受近圓而爲苾芻惟願
世尊爲憐愍故與其出家并受近圓爾時世尊告五
百人曰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法
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唱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九

音釋

龜鼃

龜愚袁切
鼃徒何切

駝駝

駝力各切
駝徒何切

熊羆

熊胡弓切
羆波爲切

膜

慕各

古痕切
足踵也

齋

徂奚切
與膺同

疵

女點切
忍甚切

稊

穀熟也

疏

叡

以芮切
明達也

斃

側救切
胡結切

頤

徐呂切
端也

慘

七感切
酷毒也

幟

昌志切
旗也

稽

所力切
於革切

輓

古協切
面旁也

頰

面旁也

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九計字八千八
十六箇該銀三兩九錢六分七厘
與午歲季冬月金沙鎮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薄伽梵與五百漁人出家圓具已從薛舍離詣竹林聚落北有升擲波林依之而住時逢飢饉乞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汝等宜應各隨親友得意之處於薛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住苾芻聞已唯然受教各隨親友於薛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時彼五百善來

苾芻見斯事已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今時
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汝等宜應
各隨親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
陀於此林住我等於此無有眷屬可得依止作安居
事然於捕漁人村有我眷屬宜往相問於其村外權
爲草室而作安居時五百苾芻卽便往至捕漁村所
問其眷屬權爲小室村外居停時諸苾芻共相謂曰
我等少聞未有學識若諸親眷來相請問我等云何
爲其說法若彼來時我等宜應更相讚歎汝諸眷屬
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

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於苦空想於空無我
想厭離食想於諸世間無愛樂想過患想斷除想離
欲想滅想死想不淨想青瘀想脬脹想膿流想蟲食
想血塗想離散想白骨想觀空想此苾芻得初靜慮
二靜慮三靜慮四靜慮得慈悲喜捨空無邊處識無
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得四果六神通八
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時諸苾芻見眷
屬來卽便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
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
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旣聞說已白言聖

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答言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

爾時世尊未入涅槃安住於世與諸弟子二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了時若前安居者受教勅已往詣城邑村坊聚落而作安居至隨意了皆來集會隨所證獲皆悉白知其未證者請求證法近薛舍離安居苾芻三月旣滿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持衣鉢往竹林村旣至村已時具壽阿難陀遙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

憐愛心遙唱善來卽前迎接爲持衣鉢錫杖軍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答言我於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來至此阿難陀曰諸仁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時阿難陀卽便報曰實爾具壽自驗衰羸容色憔悴准知飲食定是難求時捕漁村五百苾芻旣安居了執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盛時阿難陀遙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憐愍心遙唱善來卽前迎接爲持衣鉢并餘雜物如前具問乃至問言於捕漁村

飲食易求安樂行不忒芻報曰我於彼住實得安樂
所乞飲食易得不難阿難陀報言具壽自驗肥充容
色光澤准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卽便問曰今
旣時世飢饉飲食難求父母妻子尚不相濟何故仁
等食易得耶彼便答曰我於眷屬自相讚歎云此忒
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解脫阿難陀問曰所陳之事
爲實爲虛答言是虛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爲少飲食
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彼便答曰從合不合我等已
作時諸忒芻樂少欲者皆共譏嫌訶責非法云何汝
等爲食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時諸忒芻以緣

白佛佛以此緣集忒芻衆知而故問如前廣說佛問
勝慧河邊諸忒芻曰汝諸忒芻實無上人法自言得
耶彼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訶責諸忒芻
汝非沙門非隨順行所不應爲非威儀非出家者所
作汝諸忒芻應知世間有三大賊云何爲三諸忒芻
如有大賊若百衆若干衆若百千衆便往到彼城邑
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或時斷路傷殺或時放火
燒村或破王庫藏或劫掠城坊是名第一大賊住在
世間諸忒芻如有大賊無百衆無千衆無百千衆不
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亦不斷路燒村破

王庫藏等然取僧薪草華果及竹木等賣已自活或與餘人是名第二大賊住在世間又諸苾芻有其大賊無百衆無千衆無百千衆不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乃至不取僧祇草等活命與人然於自身實未證得上人之法妄說已有是名第三大賊住在世間汝諸苾芻第一大賊第二大賊不名大賊是名小賊汝諸苾芻若實無上人之法自稱得者於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是極大賊說伽他曰

實非阿羅漢 說言我身是 於諸人天中 是名爲大賊

爾時世尊種種訶責彼苾芻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無知無徧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爾時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衆多苾芻在阿蘭若住受羸臥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世間作意折伏煩惱欲洙瞋恚不復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壽汝今知不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

得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可
捨蘭若住處往聚落中便捨靜林就村而住時彼數
數見諸女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爲雜住煩惱還
起欲染瞋恚還復現行時彼諸人各作是念世尊爲
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實無知無徧
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
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
故作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
語者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時諸苾芻卽相告曰我
等住阿蘭若受麤臥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

便折伏煩惱便棄靜林來至聚落旣觀諸境煩惱現
行如前廣說豈非我等犯他勝耶我等共詣具壽阿
難陀所以事陳告如彼所說我當奉行卽便到彼問
具壽阿難陀曰具壽知不如佛世尊爲諸弟子制其
學處

若復苾芻乃至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我等在阿蘭若
煩惱不起今來聚落煩惱還生廣說如前我皆有疑
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當問具壽阿難陀如彼所
說我當奉行由是事故我等今來至具壽所詳欲諮
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爾時具壽阿難陀聞諸

苾芻說是事已遂將諸人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
面坐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如是爲諸苾
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廣說乃至得波羅
市迦不應共住此諸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邊際臥具
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作意折伏煩惱欲泯
瞋恚不復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語具壽汝今知不
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宜捨蘭若住處往聚落中
即便捨靜就村住處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淨人
及諸求寂共爲雜住煩惱還起欲染現行彼諸苾芻

各生疑念將非我犯波羅市迦耶故來問我我不敢
決咸來至此大德世尊將非彼犯極重罪耶世尊告
曰阿難陀除增上慢彼無有犯爾時世尊種種方便
爲愛樂戒者爲尊重戒者隨順勸喻爲說法已告諸
苾芻曰汝諸苾芻如是應知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
今爲諸聲聞弟子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無知無徧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
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
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具壽我實不
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此苾芻亦得

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苾芻義如上言無知者謂不知色受想行識言無徧知者謂不徧知色受想行識上人法者上謂色界在欲界上無色界在色界上人謂凡人法者謂五蓋等能除此蓋名之爲上寂靜者謂是涅槃言聖者謂佛及聲聞殊勝證悟者謂四沙門果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智者謂四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及餘諸智見者謂四聖諦見言安樂住者謂四靜慮是修非生我知者謂知四諦法而言我見者謂見天見龍見藥叉見揭路荼健達婆緊那羅莫呼洛伽鳩槃荼羯吒布

單那畢舍遮鬼我聞天聲乃至畢舍遮鬼我往天處乃至畢舍遮處彼諸天龍乃至畢舍遮來至我所我與諸天等常爲狎習共作言談彼諸天等亦來就我常爲狎習共作言談其實未證而言我證謂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者謂被他問若不問者謂自生悔恨而懷憂惱欲自清淨者謂希出罪作如是語具壽我實不知者謂意識也我實不見者謂眼識也虛誑妄語者是異名說除增上慢者謂除增上慢人實未證得自謂已得由無誑心故不犯根本此者謂指其人苾芻者謂住苾

律
勿性廣說如上乃至不應差作十二種人是故名爲
不應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見相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見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我見糞掃鬼者得率吐羅底也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聞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率吐羅底也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諸

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處者得率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諸天來至我所乃至羯吒布單那來至我所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率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共諸天常爲狎習共作言談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云糞掃鬼者得率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諸天來共我常爲狎習共作言說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云糞掃鬼者得率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實不得無常想而言我得者得波羅市迦乃至妄言得俱解脫皆

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多苾芻若在村坊或阿蘭若處住多被非人之所燒亂於中若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者非人卽不燒亂我在彼處不被非人之所燒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於某舍中受他請食敷設雜綵勝妙之座若得四果者方就其座而受飲食我亦得彼勝妙座食者是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有衆多苾芻在阿蘭若村中住少於自相而心得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而不現行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亦在彼阿蘭若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

亦不現行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欲自顯已作如是語有苾芻親見諸天不言是我得宰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見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業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聞諸天聲不言是我得宰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聞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苾芻往詣天處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乃至羯吒布單那處得宰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諸天來就乃至羯吒布單

那不言是我得宰吐羅底也若糞掃鬼者得惡作罪
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常往天處共諸天言
談議論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
也若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
苾芻諸天來就言談議論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
我者得宰吐羅底也糞掃同前若苾芻妄心作如是
語有苾芻得無常想如前廣說乃至得八解脫不言
是我苾芻得宰吐羅底也如有衆多苾芻在阿蘭
若村住常被非人之所燒亂中有苾芻得四果者不
被非人之所燒亂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在彼

村住不被非人之所燒亂不言是我得宰吐羅底也
若有衆多苾芻在俗舍中坐勝妙座而受其食皆獲
四果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於彼舍中受勝妙
座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若諸苾芻在阿蘭若
村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
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
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住得少自相定乃至煩惱皆
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宰吐羅底也

攝頌曰

記戰與言違 早時天雨少 業力男成女

溫泉聽象聲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摩揭陀國未生
怨王與廣嚴城諸栗吒毗先有違逆未生怨王乃嚴
整四兵象馬車步往佛栗氏國欲共鬪戰時佛栗氏
國人告廣嚴城栗吒毗曰摩揭陀國未生怨王嚴整
四兵來此欲戰時彼聞已亦嚴四兵出城拒逆兵衆
出時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於日初分入廣嚴城欲
行乞食時此城中栗吒毗衆遙見大目連共相謂曰
君等知不尊者大目連我比曾聞是第三聖無有少
事而不見知我等宜應問彼聖者兩國交戰誰得勝

耶卽便往問白言聖者摩揭陀國未生怨王來破我
國今出相禦兩陣交戰誰當勝耶尊者報曰汝等得
勝彼旣聞已共相謂曰聖者目連與我等記戰當得
勝諸人聞已歡喜踊躍情欺彼敵掩其不備卽與共
戰遂便大破軍兵瓦解逐北追奔欲至碗伽河岸廣
嚴城人旣得勝已倍生勇銳時未生怨王便生是念
此城中人心懷凶猛今若度河彼來取我如網取魚
盡當殺害作是念已徧告軍衆咸可併心廻兵共戰
衆聞王教各作是念我等辭國來伐廣嚴今者不應
被破而活咸卽同心廻兵共戰時此城人遂便退敗

走入城中閉門自固其摩揭陀王旣得勝已收軍率
旅還王舍城於後城中諸栗咄叱於街衢巷陌共起
譏嫌彼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敗喪何戰
勝耶是時六衆苾芻入城乞食聞彼譏嫌而問之曰
汝等今者譏嫌何人諸人答曰譏嫌汝等六衆報曰
我等作何罪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大目連記
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他破豈戰勝耶六衆答曰汝
初鬪戰何國得勝諸人報曰我等鬪戰初時得勝六
衆答曰汝戰得勝卽合却迴誰更遣汝逐他軍衆汝
豈不聞野干被迫力同猛虎彼諸人衆聞此語已自

知無理默然不答于時六衆苾芻共相謂曰我等且
應時機答戰勝事令彼人衆不作大嫌然大目連有
所犯罪我今應詰令其說悔是時六衆苾芻旣還住
處食已詣大目連所合掌恭敬禮足白言我等今者
諮詰少事唯願慈悲賜垂聽許目連報曰五部之罪
任意舉言六衆白言尊者與栗咄叱記戰得勝而廣
嚴城被他所破豈是勝耶持鉢乞食可不自供而更
妄語虛記他事不見實狀令衆譏嫌遂令我等所行
之處謗議盈途乞食不得仁旣犯罪應如法悔目連
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共相謂曰仁等知不

如世尊說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犯云
不見是難容隱誰是授事人遣鳴犍推授事問曰欲
何所爲答曰少欲目連有犯不見今應與作捨置羯
磨時授事人便與六衆往座上座所時具壽舍利子爲
衆上座時授事人告上座曰須鳴犍推上座問曰欲
作何事勿令正法致有毀損爲誰作徧住法乃至出
罪報言無如是等事但爲尊者大目連妄記他事廣
說如上不肯見罪我等依法與作不見罪羯磨舍利
子言具壽汝等勿作非法惱亂耆宿有德苾芻大師
世尊具一切智於一切事得大自在汝今應往請佛

決疑隨佛所教汝當奉行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往白
世尊世尊告曰凡戰鬪時非人先戰後次於人若非
人戰勝人亦得勝當爾目連記栗吒毗剋得勝時廣
嚴城非人戰勝王舍城非人不如旣至河岸王城非
人得勝廣嚴城不如但記初勝不記於後若作如是
始終問者目連當時具答其事汝諸苾芻大目連無
犯若苾芻作如是心而記事者無犯若異此者得越
法罪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外道與俗授
記十二年中天旱不雨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入廣

嚴城大行乞食時城中人問言聖者何時天雨目連報曰過七日已天當降雨諸人聞說過七日已聖記天雨是時諸人於倉廩內所有穀麥咸種田中過七日已雲騰雷震惟降少雨纔得掩塵即便停息時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皆共譏嫌諸人知不寧信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常以袈裟覆體如樺樹皮實無知覺時六衆苾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問之曰仁等嫌誰答言我嫌汝等告曰我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大目連明言見記過七日已必當降雨我等聞已於倉廩內所有穀麥咸種田中而天不雨

六衆報曰汝等常親外道若見彼記雲興電擊纔少霑灑即便唱令天時大雨目連所記天雨尚多地有流水然彼聖者豈爲汝等作如是記所種苗稼悉皆成熟答言不爾六衆報曰若如是者彼有何過汝等見譏彼即無言默然而住六衆苾芻共相謂曰難陀鄢波難陀我且隨時答諸人衆然少欲目連自身犯罪我等就彼令其說悔還入寺中食訖收衣鉢已便往詣彼大目連所自言畔睇上座目連答言無病彼復重言上座願見容許我欲詰罪答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自言上座知不外道所記十二年中天旱無

雨仁記七日已後天當降雨上座應可褰衣勿令泥汗持鉢乞食豈不充身何故虛心妄記他事遂令我等所行之處謗毀盈途乞食不得仁旣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說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誰是授事人遣鳴犍椎廣說乃至舍利子爲上座令往白佛佛告諸苾芻有五因緣天不降雨而星曆人不善了知記言天雨云何爲五苾芻當知若見雲興電擊雷震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此大地有其火界上騰虛空令雨乾燥此是第一不雨因緣復

次苾芻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虛空有大風起便吹此雨於杖林內或羯陵伽蘭若林中令雨偏澍此是第二不雨因緣復次苾芻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此時行雨天神縱逸而住於時時間不澍甘雨此是第三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天雨由諸有情愛樂惡法非分起貪住於邪見緣此事故於時時中天不降雨此是第四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天雨然羅怛羅阿修羅王從大海出便以兩手捧其雨水棄大海中此是第五不雨因緣而星曆人不知記

言天雨苾芻當知目連記雨之時羅怛羅阿修羅王以手捧雨棄大海中然非無雨豈彼當時問言稼穡皆成熟不爾時目連卽依事答苾芻當知大目連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世尊在廣嚴城彌猴池側高閣堂中時無有衣外道門徒於此城住其婦懷妊是時具壽大目連入城乞食次至外道門徒家時彼家主旣見尊者便作是念此大目連衆所共聞是第三聖無不知見我今應問我婦懷妊爲男爲女作是念已問目連曰聖者我婦懷妊爲女爲男尊者報曰賢首腹內是男凡諸世人

聞富盛時悉皆歡喜卽便慶躍以好上妙香美飲食盛滿鉢中授與尊者復便請曰餘日更來報言無病辭之而去近此外道門徒之舍有露形人爲外師首見大目連持滿鉢去卽便念曰我惟有一施食之家還被沙門釋迦之子教化侵奪此非好事我今宜往到長者邊問其所以共彼沙門作何籌議卽便疾往至其家問言長者沙門目連來至家不長者報言來至告曰仁何所問報言我問婦今懷妊爲男爲女報言是男時露形者善明卜筮卜知是女卽便廻面翻掌而笑長者見已進而問曰何意廻面翻掌而笑

報言我觀是女不見有男時彼長者面現瞋相額起三峯而告之曰汝拔髮露形何所知見豈大目連智不及汝聖者授記必定誕男汝之淺識強云生女彼見罵已還更算之剋定是女卽便作色告長者曰假令沙門瞿答摩說云是男此不是男必定生女彼既月滿便生於女時彼長者及諸家眷咸起譏嫌廣興謗議寧彼外道記事不虛不同沙門言皆是妄目連記男反更生女是時流言囂徧城郭時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咸共譏嫌諸人知不寧親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時六衆苾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

告彼曰仁等嫌誰答言我嫌汝等報云我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目連記外道婦當生於男今遂生女六衆聞已告諸人曰世間諸人咸皆漂沒無智之海惟佛世尊於授記事出言無妄餘所說者容有參差然人之所生非男卽女豈復生狗及獼猴耶諸人聞已默然不答是時六衆難陀鄔波難陀共相告曰我且隨時答諸人衆然少欲目連自犯其罪廣說如前乃至報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白言上座應知豈不憶記彼外道門徒懷妊之婦生必是男今旣生女可相慶賀沙糖石蜜恣意食噉持鉢乞食可不

濟飢更以虛心妄記他事遂令我等乞食不得仁既
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
喚授事人鳴犍椎集衆僧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告曰
汝諸苾芻有其四處不可思量若強思者心則迷亂
或令發狂云何爲四一思量神我二思量世間三思
量有情業異熟四思量諸佛境界然大目連授記之
時其實是男彼於後時由業異熟轉之爲女若彼長
者問大目連我婦產時爲男爲女時大目連記言是
男汝諸苾芻目連當時據現事記故無有犯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於此城內有一

長者聞有說言若不預告設僧飲食者彼卽忽然財
食交報所求增長時彼長者卽作是念欲覓錢財此
好方便我今宜可不預告知忽設僧食卽往市肆多
買淨肉於大鑊內加以酥油作好美粥旣備辦已往
至城門告守門人曰汝今當知若見苾芻欲乞食者
令詣我家答言善哉我當遣去彼見苾芻欲行乞食
報言聖者某甲長者今日中前施乞者食時乞食者
旣聞告已皆悉往彼長者宅中時彼長者各以美粥
滿鉢授與苾芻苾芻受已並還本處隨情飽食于時
天氣陰凝寒風慘冽諸苾芻共相謂曰鉢膩難洗我

等宜應詣溫泉所暖水洗之卽往泉邊各洗其鉢有一少年苾芻便作是念此之温水從何處來去斯不遠鄔波難陀亦自洗鉢時少年者便到其所致敬問曰大德鄔波難陀此之温水從何處來時大目連亦在溫泉洗鉢鄔波難陀教少年曰汝今可往問少欲者時彼少年至目連所齊整威儀倍加恭敬問言大德此之温水從何處來報言具壽從無熱惱大池處來鄔波難陀適聞此說白言上座勿害正經勿虧法眼我雖未證豈無阿爰摩耶如佛所說無熱大池所有諸水具八功德所謂冷美輕軟清淨香潔飲不損

喉入腹無患如所記言便違功德然而持鉢乞食不濟身飢以虛誑言妄記他事廣說乃至徃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溫泉水實從無熱池而來至此苾芻白佛言若其此水從彼來者何意今熱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彼池水經遊五百熱捺落迦方至於此由斯緣故遂變成熱若問目連何因熱者彼便具答不冷因緣汝諸苾芻然彼目連作如是想說時無犯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連告諸苾芻曰具壽我入無所有定聞曼陀雞池水之岸有諸象王吼呌之聲鄔波難陀於衆中坐聞此說已作如

是言上座勿虧正理勿害法眼我雖未證豈無聖教如世尊說若入無所有定者必當遠離色聲諸境如何入定而得聞聲所授記者必無是處廣說如前六衆詰罪鳴椎集衆與大目連作捨置羯磨時舍利子令往白佛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如大目連所言無妄雖復現入無所有處定諸色聲想悉皆遠離然大目連獲得靜慮解脫勝妙等持速出速入雖是出定謂在定中便以其事告諸苾芻我在定中聞象吼叫汝諸苾芻此大目連以實想說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音釋

飢饉

飢居宜切發不熟也

瘠

蒲計切依倨切氣

瘠

脹

脹匹江切

憔悴

憔悴與類類同

咕

化叶

樺

名

詰問也

褰

去乾切

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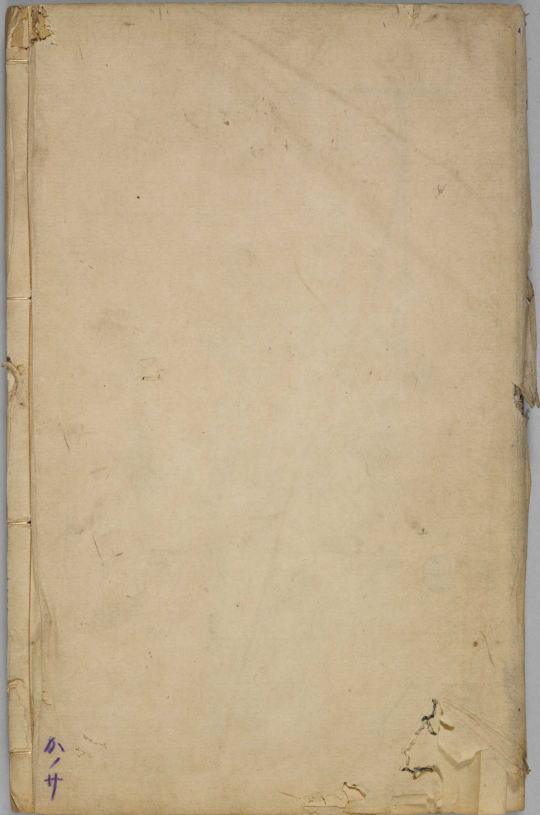
標者也

囂

許嬌切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計字七千九百十四個該銀三兩五錢六分一厘崇禎庚午歲季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vertical Chinese text, likely a historical record or index.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in red ink (e.g., 10, 20, 30 in the rul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possibly a historical record or a list of names and titles.



八ノサ